

夜之國南

作創蕪艾

立仁少年團
857.63
D0802



沫
Ley

良友文庫

3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司公總友良海上

號一五八路川四北

北平 南京 廈門 漢口 重慶 廣州 梧州 紐約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南國之夜

艾蕪創作

南國之夜

跌在峽裏的江水，有節奏地吼着，像拍嬰孩那麼地，把這兒的山，這兒的谷，拍入深宵的夢中。

藍色的羣峯，溫柔地，靜穆地，躺在星空底下。

月光似水一樣匯在空場上，面畫出了無數的牛和羊的陰影。搖動尾巴和細嚼乾草的聲響，像小雨洒着秧苗那麼地，到處瀰漫着。

野火爛洋洋地跳動。守夜的牧人，嘴裏吊着旱烟，雙手輾抱着膝頭，仰起又倦怠又甯靜的面孔，在火光的四週，微紅地繪了出來。

芒果樹蔭下，黑森森地。從那兒流出了年青女兒的，柔和而憂鬱的歌聲。



坡上邊立着一座濃黑的小洋房，吐出了雪白的煤氣的燈光，像威嚇坡下茅草房那麼地耀射着。

坡下邊走着一個高大的陰影，偏偏倒倒地。那麼醉了，嘴裏還哼着曲兒哩。樹葉裏滴下月光的雨點，零亂地，洒在他的衣上，髮上。

這是應該醉在輝煌的夜俱樂部裏的哪。故鄉的英格蘭的姑娘，閃着妖媚的藍眼珠的，這時一股腦兒忘乾淨了。

南國的山裏的女兒，那是有着南國的芳香的，那是有着咖啡椰子香蕉的芳香的。黑的頭髮，黑的眼珠，黑的牙齒，是在他的眼前了。象牙色的酒窩，閃着一串笑，正撩撥着他的醞酏的心境啊。

這一夜，就要再那麼地捉她一個；這刻兒，正向那些地方：芒果蔭下，芭蕉蔭下，椰子蔭下，……走去的。

「我和你，我和你，

披着呀，美麗的，孔雀的花衣，

飛去啊，飛去啊，那深深的山裏。

歌聲隨着夜的涼風，播進茅屋子來了。

老頭子的頸項一硬，湊在嘴巴上的瓦罐子，突地噴出了水來；跟着一陣劇烈的咳嗽。隨即盯着老婆子喊，是那麼地凶猛，黑褐色的眼珠，幾乎裂出眼眶了。

「聽呀，聽呀，還唱着哩！」

老婆子吐去了滿口紅色的檳榔汁水，怪生氣地，在往日，那是要戟着一根乾枯的指頭，點着老頭子的鼻尖臭罵的。

「我們從前不也是這樣麼？你呀，老癩懂！老糊塗！」

但這時，看了他一眼後，就把剛要硬起來袒護女兒的心情，不知不覺地輕輕軟下了。接拿着顫在老棕皮手裏的水罐子，閃動着水那麼柔和的眼光，溫婉地小

聲說：

『得教訓一次哩，這野馬！』

『教訓？那不是，那不是又得罪了你的寶貝麼？』

老婆子的齙嘴巴，往上一翹，打算狠狠地抵他幾句，但也掉開臉，向着屋外，什麼話也不忍說了。

月上的牛欄，靜悄悄地。入夜該替牛兒燃的一大堆烟火呢，沒有了。樂得蚊子在那裏歡聲地唱着，舞着哪。那有着兩個溫柔的大眼睛的水牛兒，也許是正在遠方的城市裏，懶懶地不想嚼草，懷戀着牠的老主人吧？

那天老頭子掙扎在十幾隻炭條那麼黑的手腕裏，拚命把身子塞在牛欄門口，嘴邊努出了兩大堆白沫，像狂人那樣地哭喊：

『不是我不繳納呀！不是我不繳納呀！』

、那搶牛情形的悲慘，那印度警察的狠毒，驀地又擊打着她的心扉了。黃豆那

麼大的淚珠，偷偷地綴在眼角邊上。

瓦罐子裏的涼水，從手上慢慢地傾了下去，一條銀白的光，閃在斜照進來的銀灰色的月下。

老頭子氣呼呼地，把英國花布的圍裙，緊緊紮在腰間，腿上黥刺的藍色龍紋，便在月光中朦朧地顯露出來，背後捏着一條棕樹槌子，瞧一下那麼呆呆出神的老婆子，就躡手躡足跑到外面，投向月下樹蔭裏去了。

三

『也許明天，就要喪失生命，

也許明天，就要兩下離分。』

一聽着這又不是自己女兒唱出的歌聲，老頭子就仍然忙把剛要衝去撲打那樹下兩個陰影的足步，忽地收住了。

鎖住了一串的心跳和喘氣，便又照例轉過身，邊走邊罵：

『買鹹魚放生，你們真不知死活呀，真不知死活呀！』

『今宵呀，今宵呀』

我們且抱個緊緊。』

仍然唱她的，祇不過小聲些了；同時，兩個坐着的陰影，站了起來，走避開去。

那鬼丫頭不知躲在那兒？老頭子氣極了，人也倦了，就一屁股坐在一株椰子樹下，英國花布圍裙，散在腰間，也管不得了。祇是氣忿忿地連連哼着：

『這年歲呀！這年歲呀！』

破傘似的椰葉裏，落下了慘白的月光的線條，老人的四週越顯得陰悽悽的。近處的歌聲，一時沉寂了。草裏的花蛇，卻嘶嘶地叫着。

驀地舉起了兩手，伸向空中，悲切地禱告着。

『真正的緬甸的王啊，你怎麼——怎麼還不起來呀！……』

一九三〇年——也許三一年，緬甸一定不是英國人的緬甸了！緬甸一定要翻個身了！

過路的江湖術士，算了命後，悄悄地這麼說着。

金塔寺下的長老和尚，說了法後，也悄悄地這麼說着。

消息雖是悄悄地透了出來，但卻宏大地，波濤那麼似地，由這個茅屋沖到那個茅屋去了。

椰蔭遮着的井邊，沖涼的裸着上身的女人，也忘記打水了，抓着旁邊正在擦洗身體的男子，挖根挖底的問。

『真的麼？真的麼？』

老太婆也忘卻圍在身邊的雞了，丟下了手裏的穀籬，趕着多嘴的兒子，焦灼地詫責。

『安心闖禍麼？我的老子，不要亂說哪！請你不要亂說哪！』

年歲是苦惱的。

人們是憂鬱的。

誰能禁止不亂說呢？

堅實的農民的胸中，燃起了希望的火了。

江水也不能沖沒的。

海濤也不能打熄的。

誰還能撲滅牠呢？祇有蔓延開去。

遠遠近近的村莊和村莊，遠遠近近的城市和城市，都像在劫難逃那麼似地，一齊燃起希望的火，冒着反抗的烟燄了。

『真正的緬甸的王啊！唉，你怎麼還不起來呀？怎麼還不起來呀！』

除了這喃喃的重複的禱告，這悲哀的悽惋的嘆息，四週都像死一樣地靜默着。

祇是遠處，有個青年男子在雄偉地歌唱，聲音向江邊搖曳着去。

「你不要那麼擔心呀！」

我哪，原是猛虎的子孫；

曾在野象窩中長成；

曾與鱷魚，江中嬉戲；

曾與………

漸漸地低微，一轉眼，竟爲峽裏的江聲吞沒了。

四

手電筒射出一股銳利的白光，也像大塊頭主人那麼地醉了，閃爍不定地在樹蔭處飄忽；年青人一見便悄悄地躲開去。

棲在枝頭的夜鳥，啾啾地驚叫起來，嘈嘈地碰出枝叢，散在明月的空中，亂飛着；一會兒，又投入遠處的樹蔭裏去了。

大塊頭還是醉醺醺的，偏偏倒倒地走着；嘴裏還是模模糊糊地哼出 Rio Rita 的曲子。背後不時擊來幾塊小石頭，或是飛過耳邊，或是落入草叢，他自己卻一點也不知道。

年青人跟在遠遠的後邊，嗤嗤地發着笑。

老人悶在椰子樹蔭下，棕棍子丟在一旁，低頭睡着，這便帖帖服服地做了大塊頭的俘虜，而且美麗地出現在朦朧的醉眼裏了。

老人枯瘦的身子，立即抱在大塊頭的懷裏；同時又被兩隻有毛的大手，週身猥褻地亂摸着；鬆散了的花布圍裙，也扯到膝以下了。

老人馬上被弄醒了，驚跳起來，又氣又恨地，大罵着。隨即抓着棕樹棍子，下死勁地亂打。

大塊頭的腦袋瓜，碰在棍上，碎了一角了。毛茸茸的大手，忿怒地扯出腰間的手槍，朝前就是一放。同着槍聲，老人便在火光一閃中倒了下去；於是，這活

在世上的四十五年的軀體，掙扎在椰蔭的暗處，傾出了生命的最後的血來。

遠遠近近的夜鳥，都一齊由樹叢中驚飛起來，嘈雜地噪入夜明的空際。入夢的羣峯，也驀地吵醒了。星星在深藍的天上，曇着不安的眼睛。

年青人擎着火把，趕到椰子樹下來了。各個的心裏，都燃起了忿怒和復仇的火燄，像火把那麼熊熊地焚燒着。

火光描出了一個着花裙的赤足姑娘的姿影，伏在老頭子身邊，聳着青衣的兩肩，荷荷地大聲哭着。籠在頭頂的大堆髮髻，全鬆散了，襟上一朵雪白的團花，落在冒血的胸上，一瓣瓣地，漸漸染紅了。

大塊頭包圍在忿怒的眼光裏，金髮捲屈的腦袋，正躺着血，流下來，染紅了半邊臉子。手裏兇殘地握着準備再放的手鎗，鎗口吐出這樣的話語：

『來一個死一個！』

看着老頭子那麼地兇死，看着愛人那麼地痛哭，一個紮好了圍裙的年青人，

使獅子似地先撲了過去。大塊頭剛要再放一鎗，湊巧就被另一年輕人突地連手連鎗舉了起來，碰的一聲，子彈射向天際去了。

羣衆驚閃開去。一回頭，大塊頭已倒在兩個年輕人的足下了，就一齊跳擁來，瘋狂地亂揍着。

於是，無數的拳頭，無數的足腿，齊向着這一塊雪白的肉體，發瀉了數十年來積下的怨氣。

五

好糊塗的村長啊，這該殺的莽地亞！

好狠毒的村長啊，這該殺的莽地亞！

把跛了足的貌貌桑，也開在暴徒的名單上——還不滿足！

把害了病的烏老頭子，也開在暴徒的名單上——還不滿足！

竟連事後趕來看鬧熱的牧人，也開上去了。

『我才來的呀，村長，沒有我哪，沒有我哪，沒有我哪，沒有，』

牧人一把拖着村長的水綠綢裙，死死不放，哭喊着，聲音快要氣啞了。

這個該殺的瘦老頭子哪，暴徒的名單往懷裏揣好後，一面火星爆濺地大罵：

『好，大家都不承認！都不承認！叫我一個人吃官司麼……媽的，你們一夥人，都得殺頭！……』

一足踢翻了拖他的牧人，氣沖沖地走開去。

牧人氣極了，恨極了，抱着一塊大石頭，咬着牙齒，猛厲地衝去。

『打死他！』

『打死他！』

名字被開去了的年青人，一肚皮的怒氣，都像輕氣球那麼地突然爆發了，一齊吼叫着，伸出拳頭，去幫助那勇士——那牧人。

大家想着：

一月來，天天引着警察來搶穀子的——是他，莽地亞！

天天引着警察來牽牛的——也是他，莽地亞！

於是幾十隻拳頭，便更凶猛更殘酷地搥了下去。

於是，在這兒奴服苟安的村莊，便一吓子跌入大動亂的漩渦中，爬不起來了。

每一個男子，每一個女人，每一個孩子，就從此伸直了腰幹。抬起了頭，揮斷了一切的鎖鍊。

袈裟拋在禪床上面，唵珠拋在佛足底下，和尚也跑來參加來了。

不知幾時就製好了的，復興緬甸的國旗，也在當夜豎了起來，掛在金塔旁邊的樹上，飄揚着了。

旗上面繪着一幅可怕的，然而也是可敬的鬥爭，飄動着，飄動着，……激漲了每一個人的血管，每一個人的心。

統治緬甸的帝國主義呢？變成了一條垂死的，還在掙扎的毒蛇了。

復興緬甸的老百姓呢？變成了一位有翼的，長着雷公嘴的神了。

神和蛇，正凶猛地鬥爭着。每一個老人，每一個青年，每一個婦女，……望着望着都彷彿憑空添加了千百斤的力量。而且更堅決地相信着。

緬甸一定不再是英國人的緬甸了。

緬甸一定要翻個身了，

於是，大家聚在佛殿上，宣了誓，吃了咒，手腕上黥刺了光輝的字眼，從此永遠做了神的戰士了。

六

遠遠近近的鄉村，都豎起這樣的旗幟了。

遠遠近近的鄉村，都這樣地鬥爭起來了。

前面走着和尚，後面迎着神的戰士。

一九三三年夏

咆哮的許家屯

許家屯的街上，沒有擺着雜貨的攤子，沒有搖着鈴鐺的小販，也沒有挽着提籃東張西望的行人了，祇有寂寞和恐怖的空氣，在那裏騎着。

店的排門全關上了。土紅色的破碎春聯，膏丸藥散的廣告，以及一塊畫着個胖臉紳士得意洋洋吸着香烟的招牌，都比平時更鮮明地顯露出。

平野裏吹來雜有塵沙的風，刮着街上的馬糞，駱駝糞，不時沙沙地發出悲嘆的聲音

男子們躲在屋子裏，雙臂又在胸前，皺着眉頭，不住地打着圈子。一會兒，又把一隻眼睛嵌在門板縫裏，着急地窺探，想要看透籠在鎖上的神祕的霧。

老太婆們手捧一柱香，跪在觀音娘娘的神像面前，小聲地，氣促地，喃喃地，禱告着。往天她們膝下是墊着一塊厚厚的蒲團的，現在却顧不着那些了。

年青的女人們，急急忙忙地，在籃裏，箱裏，櫃裏，亂尋一些值錢的東西。足帶子鬆散了，蛇也似的拖在地上，也不知道。

孩子們看一看爸爸，又看一看婆婆，心裏急了。就怯生生地追尾着喊「媽媽，」彷彿已直覺到快要被人遺棄的樣子。

街上一陣陣過着日本馬蹄的聲響，日本皮靴的聲響，日本指揮刀碰着石板的聲響……這些在屯上千百年來不會有過的交響曲，如今都一聲聲地踐踏在屋子裏每一個人的心上，每一個人的靈魂上，而濺出看不見的黑的血漿來了。大家恐怖地屏着氣，靜待着板門第一聲的敲擊：祇要一聽見門板敲響時，就馬上懂得死就要來拜訪了。雖然昨天屯上的要人馮三太爺叫人鳴鑼過，說是日本兵只來剿滅義匪的，大家用不着驚嚇，因此大家也稍稍覺到安心，但到底沒有看見過日本兵

的良善居民，心中總不免惴惴，且又風聞着許多可怕的傳說，終於全沈沒在恐怖的大潮中了。

馬蹄聲，皮靴聲，指揮刀碰着石板聲，如同一道川流，緩緩地流到屯中的關帝廟去了，在那兒，廟門前，插着一大杆白布旗子，旗的正中畫着一個蠻大的紅湯糰；招展在灰暗色的空中，隨着春天的冷風，笑呵呵地舞着。

同時關帝廟斜對面的馮公館門前，也掛着一張畫着紅湯糰的白布旗子，只是小些。

馮三太爺，帶着幾個隨從，恭而敬之地站在旗下，做出等待貴客臨門的樣子，但那團團臉上的鼻子，却太不體面了，時時得勞手去捏下一把清鼻涕。

一會兒，帶着四個騎兵的短小軍官，的篤的篤地跑來了。

短小軍官一跳下渾身汗熱的馬，就給馮三太爺拱着手迎了上去，並且忙點着那戴着瓜皮小帽的圓圓的頭。同時捏下一把清鼻涕，調好聲音說道：

「安坂將軍，大駕來得正好，差一兩天，山那邊的土匪就趕來了，……」（又捏了一下鼻涕，）鄙人代表全屯居民，深表謝意。」說完了，加上一個怪有禮貌的鞠躬。

這未來將軍的安坂隊長，把馬鞭交給隨從之後，便照例整理整理唇上弄歪曲了的仁丹鬍子，然後挺挺胸板，操着很熟練的中國話，很簡捷地回答：

「這是義不容辭的！」

於是中日聯歡的空氣，便洋溢在馮公館裏面，而滿洲沃土內擠出的乳汁——醇美的高粱酒漿，就交流在彼此歡笑的唇上了。

二

傳佈和平的鑼聲，鏗鏘地從街上響了過去，又鏗鏘地響了過來。更夫王老三，聳着一個曲線的背，一面用力敲鑼，一面嘶聲叫喊，黑黃多皺的臉上，現出又興奮又焦急的樣子。因為安坂隊長賞他一塊老頭票，便把他往天懶洋洋敲鑼的

老脾氣改過了。

應着鑼聲，好多舖子便打開了半扇的店門，伸出放射驚奇眼光的頭來。張老婆子手裏還捧着獻神的香，就三步做兩步，擠到門邊，扯着彎屈身子的兒子，急問：

「老二，老二，王三哥在叫什麼呀……呢，人老了，聽不……」

兒子並不掉回頭，只是說：「叫照常做買賣，說是日本兵也給——喂，劉老板，你的酒店可要打開嗎？……好生意哪，……」末後這句話，是突然轉向對面從半開門中伸出的那個胖面孔說的。

圓團團的臉一聽見有人在招呼，便連那胖身子也擠出門外，揩了揩額頭，（這是他遇着困難時候的慣例）說：

「呃，難說……那……看吧……你的香烟店呢，也開嗎？張二哥？」

說完後，就移着胖臉向左右兩頭望了一會。

這時有人從街心急地越過，一若走慢了就會給子彈穿過背心似的。也有女人和孩子的臉貼在窗格子上面偷瞧。而孩子的小手，也有一隻兩隻從窗格子上伸了出來。……總之，街面上是有點活氣了。

老婆子聽懂了兒子的話，就喜的唸聲「阿彌陀佛！」一看見自己手裏還拿着一柱香，才想起忘記插在神像面前，便責罵自己道：「呵喲……老糊塗……老糊塗……」

她握着燃了小半節的香，忙抽身轉去。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忽然從裏面飛了出來，恰好碰在香上，燙得哇的一聲叫起來。

「你媽的，中了冷子麼？」叫做老二的跳了回來。皺着鼻樑，大聲罵。

「呵喲，……狗娃子，燙在那裏了？別哭，別哭，……」用生着六條指頭的手拍着，「呃，……婆婆不好，……婆婆不好……日本兵不好……別哭，別哭。」

「媽，你老人家老……，不要亂說話呀！」老二又急忙轉到門口去看，生怕有人聽見了一樣。不料一個着黑呢制服歪戴鴨舌帽漢子，幾乎碰着他的鼻尖闖了進來，直喊：

「有香烟嗎？拿兩包大砲台。」

張老二大吃一驚，一時回答不來，祇是呃呃地呢喃着，鼻樑微微皺起紋路。這位本地腔口的顧主，原是全屯知名的流氓。上半年因無錢還清肉賬，給蔡屠戶當街剝掉衣裳之後，便告失蹤了。可是，這像死掉了一匹癩狗一樣，並沒有引起誰的注意。現在，他穿着驚嚇鄉愚的服裝，和突然出現而擺起的傲慢神氣，確是使人怪眼生的了。

老二驀地明白過來，吞了一口唾水，做出笑臉，準備開口了。但隔壁跑來的人却搶着說：

「老……老么嗎？」

被叫做老么的，把鴨舌帽往頭頂一推，有塊疤痕的額角，便全露出來，嘴角歪扯在一邊，格格地笑着，並不答話。

「呀！我才想……烟麼？我招待。」老二趕緊拿出一包烟來。

對面酒店老板劉胖子搖着大肚子，也跑了過來，伸出肥手抓着馬老么的肩頭喊：「喂，馬么哥，聽說你在日本洋行做事哪……」說到這裏感覺到措詞的難處，因為以前他非常看不起馬老么，而且從來沒有叫過一聲馬么哥的，便下意識地用手拭一拭額頭，才斷斷續續地接着說道：「那……好得很……呵，你，你老哥，發財了……好得很！」說完了，又翻起眼睛，從頭到腳看了一遍；那雙亮閃閃的黑漆皮鞋上面，使他的眼光凝射了三分鐘。同時擁來看熱鬧的人中，又有一位抓着馬老么帶着金錶的手問：「多少洋錢哪，呵，闊了闊了。」

馬老么接過了張老二遞給他的香烟，吸了幾口後，才驕傲地向圍着看鬧熱的人笑了一遍，飛出得意的眼色，彷彿表示出這樣的意思：「看呀，咱馬老么也有

今日哩，從前你們……」隨即向空中吐了一大圈藍色的烟，慢吞吞地接着說：「也沒有發財，也沒有闊……」噫，這算得什麼！」歪着嘴，粹笑了一會兒，才很莊重地接着說：「不過……倒同幾個日本朋友玩得來。」

大家聽了，都從發着羨慕光輝的臉上，再抹上一道敬畏的彩色了。但站在劉胖老板背後的一位矮漢子蔡屠戶，却馬上陷落在追悔的泥潭裏了：上半年，他不該爲了半斤肉的賤，當街使這位大肚皮的幫凶難爲情。他大張着嘴，想要偷偷地躲了開去。

然而，從他的肩膀上却突然冒出一個毛茸茸的下巴來，叫道：「呃，么哥！日本兵該不亂來吧！！」

他躲閃不及，立即就同馬老橫掃過來的眼光對碰了。但是，馬老這一刻的樣子，却比蔡屠戶所想像的來得寬大些，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之後，忙把視線移開，睜小右邊的眼睛，帶着不屑於回答的神氣，哼道：

「哼，亂來？比老張的兵好十倍！」

大家都在凝聽之下，鬆了一口氣，這不是相信馬老么的話，而是符合了他們但願如此的希望。

馬老么吸着烟，吹出兩三個藍色圈圈之後，又重新眯小了右眼，對着蔡屠戶再冷冷地瞟了一下。然後轉向衆人說：「但是安坂將軍說，對待壞的支那人，那就不見得客氣了。」

蔡屠戶打了一個寒噤，彷彿給人宣佈了死刑一般。便快快溜開，却被馬老么攔住了去路，抓着他的肩頭搖着，溫和地說：「喂，大師傅，照顧你一件好生意呀，……日本兵今晚要殺好些豬……你看我不找別人，我是照顧老朋友的哪。」放了手後，呼的一聲吹了蔡屠戶滿臉的烟。於是把手揚起，露出金晃晃的錢來，很神氣地看了一眼，說：「呵，我要到馮三胖子的公館去吃飯去了。」隨即眯小右眼，向衆人把手一揮，說聲：「各位，少陪！」便挺起腰幹，踏着黑漆皮鞋，

獨獨獨……地向關帝廟那邊走了。

關帝廟那邊，兩三個一前一排的兵士，在黑色的鋼盔後面露出白亮亮的刺刀，嘻嘻哈哈地走了過來。

衆人馬上散開，各退進半掩着的門內，但戴瓜皮小帽的頭，却都一致地留在外面，放射着兩股驚奇而疑懼的光輝。

「狗娃子，你不要命麼？快……快進來——」就只有張老婆子拖長的沙聲，潑漾在一時寂靜的街上。

三

六七個日本兵士，帽子歪歪地戴在頭上，嘻嘻哈哈地走了過來，站在一條巷口，望了一會，含意地笑了一陣，便拉拉扯扯地，沒入巷裏去了。

巷裏晾着粉紅的女衣，雪白的布裙，藍條花紋的褲兒……。在春天稍寒的風裏，軟軟地飄着。

一段污舊的白石灰牆裏，露出幾樹粉紅的桃花，正豔麗地對人張着笑臉。一羣在牆邊尋啄食物的麻雀，聽着皮靴的聲響，便掠過日本兵士的身邊，嚙啗地飛上枝頭去了。

昨夜曾談過故鄉櫻花的兵士，在這異國的春天時節，便感到有些醉了。

走到一家屋簷下，看着一位十五六歲的姑娘，像嚇壞的老鼠似的，正緊繃着脸，倉惶地收下晾着的衣服，他們就一齊停了足步，眼睛呆呆地釘住她，發出貪慾地猷笑。一位滿臉酒疵的，且在懷裏摸出一捲紙票來，故意地數着。

「大姐，死在外面哪！」屋裏老婆子一面叫，一面骨都着癢了的嘴，急急跑了出來，如同水裏撈人一般，一把就將收衣的姑娘抓了進去，砰的一聲關上了門。同時一條女人的褲子，却從姑娘的脅下，落在門外的階上。

日本兵士們平白地遭了一場意外的沒趣，其中一個便生氣了，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那一個滿臉酒疵的，把紙票胡亂塞在袋裏後，就用刺刀尖將門外落下

的褲子，挑了起來，出其不意地放在生氣的那人頭上。那人怒罵了起來，抓着頭上的女人褲子，用力撕成兩片，投在階邊的溼地上面——那兒有着藍色肥皂泡沫的水漬和幾條珊瑚似的蚯蚓。滿臉酒疵的兵士又笑嘻嘻地用刺刀尖把褲子挑了起來，掛在老婆子門外的釘上，便大聲說：「替你們掛上一杆支那國旗哪。」於是大家都爆發似的狂笑着。

應着狂笑的聲音，另一家的門忽然半開了，露出一張驚惶的臉來。同時那人的跨下，鑽出一隻精力飽滿的黑狗，對着狂笑的異國兵士，汪汪地吠了起來。狗的主人大驚失色地叫喚，並且高聲叱罵着，生怕這畜生闖了禍連累了他。

這幾個正沒法兒消遣的兵士。便提起皮靴，圍着狂吠的狗亂踢起來，好像在爭着踢足球一樣。狗想不到有這樣的圍攻，驚慌了，帶着猙獰的面孔，企圖逃走，誰知一跑就碰着那拿刺刀的兵士，於是就吃了順手一刺刀，肚子裏的血和腸，便一齊隨着刺刀冒出。拖着腸子滴着血的狗，就長嚎着消失在巷外去了。狗

的主人嚇得連忙關了門，彷彿自己的肚上也中刺刀一樣。

皮靴的聲音同大街響着去了。縫衣店內的小夥計，把腦袋伸出門外，對着日本兵的後影，啐了一口，又趕快縮進去。發氣似地從肩上抓根線來，拿在嘴上一拖，叫道：「哼，這些狗！」

隔壁鐵匠舖的阿龍，——那位蠻大的漢子，就更着力而凶猛地揮着鐵錘，彷彿借那砧上的毛鐵出氣。

門外刮來的風，也好像在忿怒地嚎着，嚎着。

人們看着地上的血跡，門上的破褲，心就像給恐怖，悲哀，忿怒這三條無形的索子下死勁地絞着絞着……。剛才巷裏的春天，彷彿已同異國的兵士一道見去了。

這幾位殺狗的勇士，轉到大街的時候，街上的鑼子已在陸陸續續地打開了。他們很快樂，想喝一杯酒，於是就走進劉胖子的酒店裏去。

劉胖子看見這幾位異國客人進來，一時不知所措，不住用手擦着額頭，及至見到他們嘻嘻哈哈地說着玩着，很像天真的孩子，心裏才鬆下來，趕緊跑去招呼，親自抹着桌椅，竭力獻殷勤，回頭呼喚一聲：「小二，快拿酒來。上好的！」隨即掉轉臉去，做着歡笑的眉眼，恭候異國客人的命令。

那位滿臉酒疵的勇士，使用着不圓熟的中國話，嘲笑地吩咐：

「去，切一盤支那豬來吃。」

嘩的一聲，懂得支那話的兵士都笑起來了。劉胖子莫明其妙，仍然在胖團團的臉上堆着笑。另一個鼻孔下留着一點兒鬍鬚的兵士，伸手就在滿臉酒疵的背上，打了一掌，說：「不要胡鬧了！」回頭就命令胖子：「快拿好酒好肉來，越多越好！」

結果，豐美的支那料理竟使這幾位異國客人飽得打噎，醉得稀爛爲止。

走的時候，這幾位兵士很有禮貌地把賬算了，但付的不是錢，却是一長排三

八式槍的子彈。

劉胖子哪裏敢收下呢，只是用手擦着額頭，隨即懂得這是什麼意思了，便忍着心裏的悲痛，雙手奉還子彈，勉強笑着說：「先生們，沒有錢算了，子彈可不敢要。」如果說：「先生們，勞駕到此，飲食之事，小子理當孝敬的，」便算做了好人情也不吃虧，然而劉胖子，却缺少這樣的口才和聰明，故此賠了食物，還討得個沒趣，因為那鼻下留着一點兒小鬍鬚的，當即鼓着莊嚴的紅臉叱責他道：「笑話！咱們大日本帝國的皇家軍人，不會白吃人的哪。」他這裏說着，另外兩三兵士，就踉踉跄跄地越過街心到對面張家舖子去買香烟去了。

那小鬍鬚的兵士，終於像施恩似地接着了劉胖子苦苦獻還的那幾粒子彈，這才闊步走出了店門。這時候，對面舖子的張老二也照樣演了這樣一幕奉獻子彈的喜劇。

及等日本兵的影子消失之後，劉胖子同張老二遙遙地互相望了一眼，却不作

一聲，忽然像競賽似的，各把排門哐哐碎碎了起來。

這消息比風還散得快，一霎時其他各家店舖就同放炮竹一般，也都爭先恐後地上起門來，重新又把這條剛有生氣的街投入荒涼的沙漠裏。

平野上吹來雜有沙塵的風，刮着街上的馬糞駱駝糞，又沙沙地做出嘆息的哀嚎的聲音。

四

許家屯的荒涼景象，竟延長到午後，——一個並不晴明的春天的午後。遠山的羣峯上面，飄蕩着陰愁愁的烟雲，平野上和樹林裏，響着嚎哭怒號的南風，屯上凝着千年來不會有過的哀愁，每人的心，都被恐怖咬破了，而在沉痛地流着黑的血漿。

因安坂隊長和馮三太爺，要恢復市面的結果，劉胖子和張老二的兩家老幼，都被拋在冷落的街頭了。兩家緊關着的店門上面，各貼了一張蓋有砂硃紅印的封

條。

……擅行關閉店門擾亂本屯治安特此封
閉以警效尤此佈
大日本關東軍派遣許家屯第十一支隊佈

抱着一個茶花母雞的張老太婆，一手抓着貼了封條的馬老么哭喊：「老么，老么，請你不要……不要害我們哪，……記着呀，你小時候還吃過我們的奶哩；老么，老么，看你媽媽的面上……唉，我一家子！」接着就是扭動着打皺的嘴發出啞聲的哭。

馬老么扯脫肘臂嚷道：「做甚麼？！拉拉扯扯的！」

但一想到老年人剛才提起的她的媽媽，一個在貧窮和瘡病裏閉了眼睛的瘦婦人，他的心立即軟了。嘆了一口氣，順手指着街中一排依槍立着的異國兵士說：

「我沒有辦法哪，那是他們——」

忽然像記起一件要事似地，很快地擎起手腕看一看金煌煌的手錶，推開旁邊嘮叨着的張老婆子，不耐煩地說：「不要就誤我了！」

劉胖老板忙把懷裏抱着的嬰孩，交給他的老婆——一個正坐在街邊的大包袱上的女人捏着一把鼻涕一把鼻涕地哭着——擦一擦自己的額頭，就趕快搶到馬老么的面前，抓着他的手哀求道：「馬么哥，我的馬么爺，……求你做點好事，……可憐我一個——。」肥的手舉起來一指，「看呀！」馬老么隨隨便便地斜着眼睛一瞧。看見抱着嬰兒哭泣的婦人旁邊，三個險兒胖團團的孩子，都沒人色地坐着。便很狡獪地一笑，哼了一聲，彷彿是說：「你一家子吃得不錯呀！」

「封不得呀，就是出點錢我也情願。」劉胖子始終緊拉着馬老么的手。

馬老么聽着講到了錢，才停了足，蹙小着右眼低聲說了一句，「多少呢？」隨即好像很誠懇的說道：「咱們都是老朋友，我馬老么不會不幫忙的。」但他的

心裏却是這樣的意思：「今天你來求我了！爲什麼從前除一杯酒也不行？媽的。」

「由你說吧，我總出錢的。」劉胖子感到有轉圜的餘地，才舉起手來擦擦額頭；這一回，額頭上真的有了汗了。

日本兵排隊走了，馬老么便從腿邊翹起三個指頭來斜着眼睛說：「就這麼多！」

劉胖子噤嘴地說：「三十塊錢嗎？……待我馬上去借好了。」

馬老么嗤的一聲鄙夷地笑了，眯小着右眼釘着劉胖子說：「有這樣便宜的事嗎？」略停一會兒，才鄭重地說：「見亮些，這是日本人的天下哪！」

劉胖子的額頭，又冒出汗了，但他却沒有用手去拭牠，只着急地說：「呃呃，……到底要多少呢？」

「三百元！」馬老么簡截地說：「這還不準數，說不定安坂將軍要四五百元哩

——「最後的「哩」字特別拖到長。

張老二剛趕到旁邊要請求什麼，但一聽見馬老么這樣地說，便怔住了張不開嘴。然而馬老么却懂了他的意思了，就把他的香烟雜貨店和店前一堆啼哭着的母親，老婆，兒子，打量了一下，溫和地說道：「你，一百元就可以了。」看着兩人沒有繼續懇求的意思，他便照例舉手向衆人一揮，就獨獨地響着黑漆皮鞋，趕上前去，尾着日本兵走了。

「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足，有什麼用呀！」張老婆子忽然大聲地哭喊着。

張老二皺緊了鼻樑上的肌肉，氣急地罵道：「小人得勢，還——」。劉老板我們怎麼辦呢？……」

劉胖子却不做聲，頹然坐在街邊，雙手按着額頭，動也不動地，只是腮邊肥肥的筋肉，不住地在抽縮。

兩家的孩子，全像輕氣球爆裂似的，一齊嚎陶起來了。

最後，兩家的男女老幼，就像送葬行列的哭着，難民樣地提着被捲箱籠，走進小巷裏，到親戚家去投宿去了：劉胖子的一家，投宿在署着周洪興號的鐵匠舖裏，張老二的一家，則投宿在沒有掛着招牌的李家成衣店裏。

街上的舖子，又懶洋洋地打開了，團團面孔的馮三太爺陪着仁丹鬍子的安坂隊長蹣跚地走着，在街上巡視一週，彼此會心地微笑着，於是許家屯便已天下太平了。

巡視完畢之後，發佈命令的鑼聲，便又鏗鏘地響在街上了，聳着背峯的王老三，嘴裏濺着白沫直喊：「馮三太爺下的命令：本屯今晚犒勞日本兵士，——有雞的送雞——有鴨的送鴨——有豬的送豬……」

女人們聽見了，就雙手按着胸前，哀叫了起來，「天呀！……天呀！……」
 男子們便跳進門去，粗暴地怒吼：「戳你祖宗八代！……犒勞！」

北國春天的夜裏，還是彌漫着深深的寒意。

除了大街上朦朧的街燈下面，偶然晃過一兩個頭戴銅盔的異國軍人而外，靜僻的小巷，則全是浸在無聲的黑暗裏，雖則人家門縫裏還漏出兩三線微明的燈光，但看起來却顯得是分外的悽慘。

天上沒有眉月，也沒有繁星，只是抹着無邊無際的烏黑，彷彿含蓄着無限的愁意。

沉重的足聲，緩緩地響進巷裏來了。李家裁縫店內的兩個夥計，便放下了針線，蹣手蹣足捱開了門，溜出去偷瞧。在黑暗中漸漸認識出來，走着的人影，並沒有穿着軍服，且早就聽出並不着皮靴，便一齊大着胆子問：「誰呀？」

「偷你媽的！」那影子大聲吼起來了。

聽着這個並不生疏的吼聲，幾家的排門，都很快地打開了，人和燈光一齊擠了出來。於是那人的生氣的面孔，也隱隱約約地看出來了。——他原來是蔡屠戶

哪！

衆人就爭着問：

「發財了嗎？……」

「剛才正說着，大家都倒楣，只有一個人好哪！」

「……」

蔡屠戶並沒有回答，大家就覺得大概不如所料，於是有人這樣說：「我想總得大吃一頓了，……你殺一下午哪。……」

「他媽的！誰還吃得下，」蔡屠戶又是一聲暴吼：「肚子都要——氣破了！」

大家先前原是嫉妬他的好運氣，到這時却對他可憐起來了。幾張嘴巴都帶着同情爭問發氣的原因，但他半天也回答不出來，好像整下午積着的悶氣，此刻因別人問詢才突然一下子的爆發。就把殺豬用的鐵杖，猛向石板上重重地築了一

下，暴吼了出來：「我禽他馬老么的媽！我禽他馬老么的祖宗八代！」隨即氣洶洶地衝進他的家去了。

這樣子，倒引起衆人哄笑。

鐵匠舖的周老板，理着尖下巴上的短鬚子，對着漠然獸站着的劉胖子長嘆一聲：「老表，看來他是受不着好處的，……唉，只有馮三胖子和馬老么他們了。……」

「這些狗雜種，比日本人還可惡！」劉胖子罵着，便用手揩他的額頭，彷彿這能減少他的痛苦似的。

「哼，把他們拉來一刀一刀地剪！……」裁縫夥計興奮地插嘴。

「不，要拉來放在鐵砧上，一錘一錘地打，把骨頭骨節全捶個碎！」鐵匠舖的夥計這樣大聲地提議。

還有一個夥計叫阿龍的就接嘴駁着：「那樣還不凶！我說……我說，要把爐

裏燒紅的鐵條，放在他們精光的身上，慢慢地慢慢地烙。」

這時靠在門邊的張老婆子也聽得出神了，竟像孩子一般地喊着：「讓大家都一口一口地咬才對哪！」

「哈哈，」周老板笑起來了，尖下巴上的短鬍子不住的抖動，「老媽媽，你要開董麼？哈哈，看你沒牙齒怎樣咬得動？」

衆人也一齊哈哈地笑着，笑聲像一道山間的瀑布，突然打在細碎的巖石上面一般，冷寂的小巷，一霎時，又恢復了春天應有的活潑了。

忽然聽見巷口響着雜沓的皮靴聲音，大家吃了一驚，全溜進門去，歡笑聲便像胡琴弦子驟然斷了一般，立即中止了。接着就是接連迅速關門的聲響，燈火一下子也全消滅了。

二三十隻皮靴的交響曲，登時衝破巷裏悄然無聲的黑暗，同時又雜着踉踉蹌蹌的步聲，以及突然跌倒的聲響。

一條小巷的和平居民，都屏着氣，靜悄悄地聽着，而一條恐怖的長線，却把每人跳動的心貫穿在一起。

大家都聽見，雜沓的足聲全停止在洗衣老婆婆的門前，而幾隻皮靴踢門的噪響，又騷然繼起了。

砰！這是門踢倒了。大家都打了一個寒噤。

「救命呀！救命呀！救——」洗衣老婆子發出急迫的沙聲。

「媽呀！媽……媽——」女兒發出尖銳的顫抖的嘶聲，哭喊着。

兩個突然而起的叫聲，一下子又突然中斷了。彷彿遭擒而叫喚的雞，馬上給人扭去了脖子似的。

女人們都歇斯的里地跪了下去，喊：「菩薩呀，菩薩呀！……」

男子們一齊抖了起來，「唉活冤孽，活冤孽！……」

孩子們則緊緊地擠着大人，嚇得不敢哭出聲來。

六

一分鐘過去了，兩分鐘過去了……半點鐘……

另一家的門，不，兩三家呀！正被捶打着……捶打着……捶打着……

呵，門被拳頭脅迫的響聲，散佈在寂寞春寒的夜裏。

呵，又是女人突然呼救的聲音，又是突然中途截止了。

呵！……恐怖……恐怖……恐怖……

……

鐵匠舖的周老板忽然驚覺了，跳了起來：「老九，阿龍，快把舖門加上兩根

槓……對，那就好……」又一頭回過去喊：「小七的媽，你和劉表嫂要躲躲

呀！」

阿龍和老九一面加槓抵門，一面氣憤憤地嚷：「哼，有槍就好……有槍就

好……」

兩個驚呆了的女人，各抱着嬰孩，面對面地看了一眼，含着眼淚哭：「天呀，我們躲到那兒去呢？」

劉胖子一面用手拭着額頭，一面找尋可以藏躲的地方。

「碰！碰！碰！……」忽然有人在踢後門。一屋子的人都像馬上中了電，一齊怔住了。

「快到床下去！快~~~~快~~~~」發着顫抖的聲音，周老板一把拖着老婆往床下塞，劉胖子的女人也跟着跑進去。

「哇！」床的橫柱，碰着孩子的頭，突然大哭了。

「呀，乖~~~~別哭！別哭！……」

「媽的，不要做聲，」周老板着急地罵，也不管表嫂不表嫂了，「把嘴巴子給他捏住！」

於是，床下就馬上靜悄悄了。

「碰！碰！碰！……」後門上更踢得凶了，接着是用身子在碰。

「戳他媽媽！拚駱命！」老九，阿龍，福生三條漢子一齊衝過去，兩個拿刀，一個拿棒。

「我的老子，我的老子……這個禍我遭不起呀！遭不起呀！……」

周老板瘋狂地去阻止，劉胖子也搖着大肚皮連忙跑去拖住。

但後門却突然地向內倒了，一個矮小結實的身子，隨着栽了進來，口裏連連喊道：「救命！救……救……」氣促得話都吐不清了。

抓起一看，原來是蔡屠戶這個忘八蛋呀！大家立刻轉過一口氣。朝下細瞧，蔡屠戶的肩上，正冒着血，衣襟上染着腥紅的斑點。

「什麼事呀？」

「誰殺你的？」

「甚麼人？甚麼人？」

蔡屠戶好像沒有看見自己的受傷，也沒有聽見別人的問話，只是氣呼呼地吼：「我的老婆，我……給我一把……」眼一看見福生的刀，抓着就又跑了出去。三個鐵匠夥計，也各抓着武器，跟着他衝入門外的黑暗裏去了。

周老板跑到門口着急地叫：「你們瘋了哪！……闖禍……你們……」

「不要……快……咳！」連他自己也不曉得說些什麼，劉胖子急忙一面把門板扶了起來。

周老板猛然返身回來，倒在椅上坐着，臉上泛出青白色，肌肉在痙攣，短鬚子在顫抖，口裏喃喃不清，只道：「完了……完……完……」

劉胖子忙放倒了門板，很困難地搖着大肚子跑來扶他，一面向床下喊：「周表嫂，周表嫂，快來，來（大大喘着氣，）……看！看！」

兩個幾乎嚇死了的女人，頂着滿頭的蜘蛛網和塵灰爬了出來。周表嫂一見自己的丈夫那個模樣，簡直就發昏了，邊喊道：「觀音娘娘呀，有靈有應的觀音娘

娘哪……你老人家的眼睛……」接着就啞聲哭了起來。

同時，劉老板娘看着懷裏的嬰孩，小嘴巴被捏烏了，只是張着喘氣哭不出氣來，白眼珠呢，又不住地往上翻着，就登時嚇得發抖，一把抓住劉胖子喊道：「爸爸，爸爸，……你看，……呀，寶寶，寶寶。」馬上把頭伏在嬰兒的臉上抽咽着。

劉胖子急得只用手亂擦額頭，彷彿這能擦出救急法寶似的。

大家都沒有想到關後門，於是這投出的一片燈光，就吸引了兩三個日本兵士奔撞進來，馬上就有刺鼻的強烈酒氣充溢了屋子。

七

一個醉軟了的日本兵士倚在蔡屠戶的門邊，仰頭哼着故鄉櫻花樹下唱過的小調子，準備防守的手槍，懶洋洋地吊在手頭。

蔡屠戶看準了，握好了尖刀，猛衝過去，朝那人的肚上，下死勁地戳了進

去。於是那人彷彿橡皮做的一般，毫不掙扎地蹲了下去。蔡屠戶迅速的拔出刀來，照着頸子用很熟練的手法又是一刀，馬上就結果了一個人的生命。

再衝進屋裏，看見阿羊爬在地上，啞聲地狂哭。應該抱着阿羊親親臉連叫乖乖的媽媽呢，正掙扎着給一個穿制服的短小漢子壓在床上，於是，咬緊牙關，雙手握着刀，用盡平生的氣力，照着男子的背上，猛的一下，插了進去。又使自己的身子，全壓在刀柄上面，恨不得連刀柄也一齊戳進。那男子發出狼嚎似的哀聲，掙扎幾下，便不動了。

蔡屠戶覺得那人已死，就伸直腰幹，要把他的屍體從老婆身上扳下來，誰知却像生了根，簡直扳不動，仔細一看，呀，原來連老婆的肚子也插穿了，刀尖已經沒入了牀板裏面。同時兩個屍體的熱血，湧湧地直冒到牀上，又從牀上流到地下去。

老婆的嘴上還緊勒着白色手巾，血和泡沫流在腮邊。蔡屠戶看了，不覺心

酸，手軟，癱了全身，一屁股坐在床上，就嗚嗚的哭起來。

「爸爸，爸爸，……抱……」阿洋停止了哭，伸出雙小手，可憐地叫。但看見爸爸只是哭，並不像往天一聽見叫，就跑來抱着喊寶寶，於是他就感到驚異了。

這時老九，福生，阿龍一齊鑽了進來，蔡屠戶本能地跳起，以為來的是日本兵，但一見是他們，就仍然坐下哭。這鑽進來的三條漢子，看見一床的血，兩個屍首，也嚇呆了，終於由阿龍搓了一會手，打出這樣的主意：「蔡大哥，人死了，哭有什麼用？……日本兵不會干休的……趕快逃吧。」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蔡屠戶又冒起了怒火，喊着，彷彿滿身充滿了精力。重新跳起來，拔出貫穿着兩個屍體的刀，同時咬牙切齒地說：「一不做，二不休。」便打算衝出屋子去。

阿龍丟了刀，就一把將他抱住，「送死哪，你一個人！」

「你不要你的阿羊麼？……喂，喊聲爸爸呀，喊。」老九把孩子抱着，遞在

他的面前。孩子還在啞聲地哭着，但雙手却向爸爸伸了過去。

做父親的看看孩子，回頭又看看躺在血中的媽媽，眼裏又冒出淚來。帶血的刀從手裏落在地上，便本能地接抱着孩子，坐在白木床上，嘆了一口氣，兩股熱淚從眼角直流到嘴邊。

阿龍又搓了一會子手，偏着耳朵聽聽；打門和呼救的聲音，倒全沒有了，但遠遠近近都有着幾個嬰兒發着沙啞的聲音在狂哭，便向老九福生說：「我們不要呆了，先把矮鬼子的屍首藏起來，……我看……喂，床下就得！」

他就幫着老九福生把倒在門外的那一個也搬了進來。兩個屍身正要塞進床下的時候，阿龍忽然攔着道：「不忙！不忙！……我們真傻呀！」便把兩個屍身上的手槍和子彈，統解了下來，一面像罵着自己又像罵着別人：「眼前的寶貝都不會要！真是傻瓜！」

「你不怕？……藏在哪裏呀？日本人會——」老九抓着手槍，就給他丟在地

下，睜着恐怖的眼睛說。

「你還沒有做够鐵匠麼？」阿龍一面拾起手槍，一面板起面孔反問：

「夥計！」老九聽了阿龍的反問，吃了一驚：「你不想吃我們這一行飯了麼？」

「這年頭兒，你活得下麼？」阿龍拿手槍指着血中躺着的蔡大嫂，「老弟，今晚我明白了，看她吧……」嘆了一口氣，「如今不是規規矩矩做好人的時候了。」

老九一時感到絕望的樣子，就問：「去哪兒呢？那末——」

「管不了，只要沒有日本兵的地方。」這是福生的回答，因為他早就同意了阿龍的意見，但到這時候才吐露出來。

「有地方哪，我告訴你！我告訴你！」這時阿龍把一支手槍遞給福生，另一支手槍插在腰間，想了一下搓了搓手說：「山哪邊，呵，」聲音特別小了。

「到路上再說吧。喂，蔡大哥！」聲音又提高了，「不要傷心，快收拾點東西，跟我們走哪。」

被這話提醒了的蔡屠戶，也已覺得逃走是唯一的出路，但感到有點爲難，因爲他不知道要怎樣安置他的孩子。帶起一同逃走罷？不便，丟了罷？沒有這樣的殘忍。他的捨不得孩子，正如捨不得慘死的妻子一樣，因便悽楚地望着阿龍說：「可是，這孩子……」但話還沒有說完，就聽見矮鬼子在呼喚同伴，而且說話和皮靴的聲響快要走進門來了。

大家立刻跳起來。阿龍馬上扯出手槍，上好子彈，同時命令福生：「趕快！」老九略略遲疑了一下隨即顯出堅決的樣子，向手掌裏吐了兩口唾沫重新捏緊着新打的刀，——這是在周家鐵舖裏親手打成的。

蔡屠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忙把孩子丟在躺着妻子的床上，一步跳去拾起地上的刀，那上面還正滴着愛人和仇敵的血哩。跑到門邊站着，磨着牙齒低聲

阿龍哪裏肯錯過這機會，便風也似地追上前去，礮的一槍打在那人的背上，那人就倒在黑暗中了。

那些正是異國春夜裏沉醉着的日本勇士們，應着槍聲便都從屋裏驚慌地跑了出來，一面還在急忙地扣着身上敞開的軍服。

四條握着武器的好漢，便趁着燈光，向從屋裏逃出的人影撲殺前去。

黑暗的道上，黑暗的階下，黑暗的角落，……都一下子變成了壓迫者與反抗者撕殺的戰場了。

被侮辱者的家族們，也鼓着滿肚皮的怒氣，衝了出來，尋着地上半死的矮鬼子，不是在頭上加了一棒，就是在腰部添上兩菜刀。

兩個裁縫店的夥計，也各拿着一隻燒紅的熨斗，按着矮鬼子的背部和屁股，下死勁地直烙。

「媽媽的，你烙着老子了！」黑暗中有些着的身子，跳起來直叫。

「自家人，自家人，鬼東西快放手呀！」旁人聽着兩個扭打着的人，互相氣呼呼地罵出中國話的時候就這樣地大叫着，且來拉開他們。

……

結果，十六個矮鬼子，全在黑暗中被結果了性命。於是十六枝手槍和十六袋子彈，就由阿龍一面搓着手，一面大聲地督促，佩在十六條好漢——裁縫夥計，泥水匠，手車夫，趕馬人的腰上了。

阿龍好像登時變成一位老大哥，就拿出莊嚴的腔調，斬釘截鐵地說，「各位弟兄，我們都到山那邊去吧！天亮就不好了。走，走，走。」

「不！」大家喊起來，被侮辱者的家族，尤其叫得凶：

「我們要報仇！」

「我們要同日本兵拚命！」

……

「對呀！一不做，二不休！」蔡屠戶又磨着牙齒怒喊，一面還在尋着矮鬼子的屍首，肆意的亂砍。

「送死麼？……我們才這一點人！大家還是跟着阿龍哥走吧！」老九發出尖銳的聲音，警告那些興奮着的羣衆。

「不，我們願意死在這裏！」

「誰要逃，就打誰！」蔡屠戶咬着牙齒罵。

「對！」

阿龍搓了一會子手，猛然又把佩好的手槍扯出，叫：「好！再去各處叫人，我們打掃巡查隊，再幹到幾條槍。各位，請聽我說……」

應着槍聲而來的日本巡查隊，奔跑着的皮靴聲，正在這時湧進了巷口。

「弟兄，準備！矮鬼子來了，」阿龍叫着，同時就退到階邊，站好裝上子彈。

忽然黑暗中有人喊「大隊伍來了，」於是拿着菜刀拿着木棒的羣衆，就有一大半驚慌了，亂跳進屋去。

「狗東西們……拿槍的，上好子彈，騎下。」阿龍大罵。
皮靴聲馬上湧到了。

「放！」

「礮！礮！礮！……」十幾枝槍齊放了。

來的五個巡查隊在手槍的火光裏一現，便很整齊地一齊倒在黑暗中。

槍聲一停止，接着有人喊：「殺完了，殺完了。」

拿棒拿刀的羣衆，又從屋裏爆裂出來，爭着去結果那些新來者將完未完的性命。

八

滿洲平原的地雷炸裂了。

許家屯在黑暗中咆哮着。

各處湧着被壓迫者忿怒的吼聲。

關帝廟和馮公館，冒出沖天的火燄，吐出無數鮮紅的舌頭，宛如要吞盡漫空的黑暗一樣。

一九三二年冬作

左手行禮的兵士

「敬禮！」

我抬起頭看，一位穿着講制服的傷兵，正筆直地站在桌子那邊——我的對面，向我做出敬禮的姿勢。同時在旁邊的另一位病人——害花柳病的妓女，便楚楚地笑了起來，趕緊把白綢的手巾按在嘴上；這由於她見了他是用左手舉在耳邊行禮的原故。他的右手腕已帶了傷，裹着血污的布片，臃腫地抱在胸前。給痛苦咬成蒼白的污膩面孔上，一個鄉下人那麼樸實而愚拙的影子，却還遺留着在，大概軍營的生活，過得很是不久吧；也許黃黑的足腿上，粘着的秧田泥土，尙不會完全脫落哩。

我自己呢，假如是個軍官，或是軍醫，也許是體面的上等人，倒能默默地沉

着面孔，接受了他的敬禮的。但我却不過是在這邊遠地方的省會裏，做個慈善醫院的雜役而兼號房的罷了，哪裏受得起這麼一個隆重的軍禮呢？所以在他喊聲「敬禮」之後，竟至全然弄紅了臉，心上怪難爲情的。

然而，他却不管這些，只圖向我討好，爭先取了掛號單，以便快點走到診察室去，因此以後每天一來就同先到的病人擁擠，搶到我的面前，照例把他的左手，舉在耳邊。我每次都紅着臉對他說不必這麼客氣，他好像也同意了，把掛號單子接在手裏之後，就點點他的下巴。但到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又用他那使人發噁的姿勢，莊重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了。

「你簡直是個大傻瓜！」

幾乎想這樣地說他一句，然而覺得他對我又並無半點惡意，只有略略感到滑稽地笑了一笑。

兩個將軍爭奪地盤的大戰，像是漸漸劇烈了吧，身上刻着戰爭痕跡的灰衣人

影，便更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們等候掛號的時候，重傷的，則坐在髒污的長木凳上，靠着石灰駁落的牆壁，凝起漠然的眼光，呻吟着，彷彿世間只有痛苦在向人類肆虐，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似的。輕傷的，却毫不以痛爲意，嘴角上翹起半節烟枝，向一些看病的小女工和醫治小孩的婦女，流轉着不馴善的眸子；或是從別人的面孔上，舉動上，找尋一些打趣的資料，看起來，倒好像帶了槍傷如同戴朵花滿有福氣一樣。因此，這位用左手敬禮的傢伙，自然地便成爲他們開心的唯一目標了。起初，一聲沉重的「敬禮」，集攏了所有的詫異的眼光；跟着，笨拙的手掌，剛由左邊的耳上落下，立即爆出了許多嘈雜的笑聲。我紅臉了，他——這位傻腳色，也紅臉了。

同時，一位挨近他身邊的，便睜開半隻眼睛打趣道：

「弟兄，你在哪處學來的，那樣敬禮法？東法國嗎西洋國？」

這位傻腳色，現出惶恐的樣兒，隨即把吊在胸前的右腕動了一動。

「看，這麼舉得起呢？」

對方似乎還想說點什麼話，但又忍住了，只是輕蔑地望了一下，咧開嘴巴，噓了一聲，同時用手把帽子往腦後一按，揚着鼻尖走開了。然而，也有一些比較不客氣的傢伙，就當面大聲諷刺起來。

「哼哼，簡直是在瞎敬禮！紙紮的人你也會向他敬禮吧。」

他眨眨眼睛，理也不理地便走到醫療室去了，而我呢，聽了這話非常難過，並且恨他起來。因為由他那傻頭傻腦的舉動，才順帶也把我弄成人們鄙視的目標的。

別的同我熟識的傷兵，見我變了臉色，知道剛才有些話確是傷負了我，便現出有意無意的樣子解釋道：

「哪裏算得軍人？只是路上拉來的快子，順便弄來上火線的。誰看得起他？什麼也不懂！」

次日他又依舊對我敬禮，我便故意做點不高興的嘴臉給他看，低着頭像對一個陌生病人似的，而且加重了詢問的語氣。

「叫什麼名字?!」

「吳大經。」

「多大歲數?!」

「二十八。」

回答的聲音裏面，帶着極端的驚惶，知道我是在向他發氣了。我抬起頭看，一張漲紅的瘦臉，現在我的對面。自然，我覺得我是不對的了，便含含糊糊地說了一句，「今天人太多哪，」意思即是「你看，簡直把我弄忙亂了，」藉以表示我的不用言明的歉意。而他嘴裏却喃喃一陣，彷彿要說又說不清的光景，接着我遞給他的掛號單之後，復又立好姿勢，對我舉起了那隻令人生氣的左手，放在耳邊了。我簡直是說他也不是，罵他也不是的，只有纏着鼻子苦笑起來。

聽見醫生的助手說，他在醫療室裏，也是要向醫生，這樣地行兩次禮的，當着進來和出去的時候，彷彿以為不多多行禮就會馬馬虎虎醫治一樣。

「真醜氣！誰高興左手的行禮呢？」

說完之後，醫生助手把嘴一噓，揮一揮手。

有好些帶着輕傷的兵士，常常要在傷口復原之際，到小酒館去醉一次酒，次日便又把紅腫的潰裂的傷疤，送到醫生的面前，重新延長了醫治的時日。我就在掛號的當兒，曾經責備過幾個同我熟識的人。

「爲什麼要這樣自討苦吃呢？」

起先他們這樣地回答：

「兵大爺怎能禁止不喝呢？」

後來才偶然吐出真實的意思：

「趕快好了，又上殺場嗎？沒那麼傻！」

於是，以後一見他們的傷口在結疤的當兒，便調笑道：

「今晚該去醉一台了！」

「借一角來！」

對方就立即把要錢的手，笑嘻嘻地伸到我的鼻子跟前。

至於吳大經呢，大概是還不懂得這一套吧，每天只在向醫院的人討好，宛如渴望快些好了，要急急再上火線去殺仇敵一樣。

他右腕的傷口一天天地好了起來，直至可以自由活動了，便在敬禮的時候，慢慢舉起接收了一嚮由左手代辦的職務。然而，有些次數，也會忽然忘却，仍舊使用他那舉慣了的左手的。

我便微微笑着說道：

「見了長官，可要小心你那隻不規矩的傢伙呵！」

「呵呵，我又忘記了！……可不要緊，以後不會再見着官長了。」

「怎麼？你打算不當兵了嗎？」

「官長早已答允，說是傷口好了，就讓我回家去。」

「回家真好！」

隨口這樣說着，但他却低下了頭。只吐出「是的」兩字。於是我就不開腔了。

到最後完全醫好的一天，他向我很高興地說：

「明天我就得動身回去了！」

「恭喜！恭喜！」

我仰起笑臉回答；一直望着他快樂的背影，消失在灰色的大門外面。

約莫三個月後，一天早上，剛在寫着病人掛號的名單，便聽見一句低沉而熟識的聲音。

「請替我掛一張。」

我抬起頭看，來人正是吳大經。他的面貌仍同先前一樣的老實而愚拙，只是多一層黯然的氣色，並且更瘦削些了。這回是腿上帶了傷，雙手却是好的，但他並沒有舉起一隻來，放在耳邊，像先前似地對我行禮。我想：這傢伙大約是變狡猾了吧？一面填寫掛號單，一面問道：

「怎麼又從家裏出來打過仗嗎？」

「他媽的，那狗噪的東西！」

他一下子氣紅了臉，罵着。

「誰呢？」

還不是狗噪的營長，醫好了不準我走！」

「那末你是一直沒有回去過了。」

他點點頭，拐着腿子走進醫療室去。

以後每天來的時候，並不像前次一樣，擠着爭先來掛號了；只是陰沉着臉

子，坐在長凳上面，靜靜地等待着，眼光很呆滯，現出沉思的樣子，彷彿一尊石像似的。有時偶然舉起手來，揮揮髒髒帶上爬着的蒼蠅，才使人覺出他還仍舊活着。

醫生的助手，從前是不滿意吳大經的行禮的，現在吳大經自行取消了這種客套，却又非難起來，結果便斷定：

「兵一當久了，就是傻子也要變壞的。」

但在我看來，這倒不是吳大經變壞了或是更狡猾了，只可說是他的心中確已沒有什麼熱望吧，好像倘不爲了疼痛，傷口就由牠潰爛也不要緊的。

然而他的腿子却終於醫好了，末尾那一天我向他說：

「恭喜，你又好了！」

他只動動下巴，却看不出一些高興的神色。我跟着問：

「這次總可以告假回家了吧？」

他搖搖頭，低着憂鬱的臉，頹然地去了。

我想，也許又會帶着傷來的，但在年多之後，終於不會再見他的影子，而我也漸漸忘記他了。

每天正午十二點鐘一過，這小醫院的送診處便關了門，我的掛號房事務也就終止了，而另一件供人呼喚的雜役工作却又開始着：跑街呀，送信呀，簡直使我一下午沒有停息的工夫。一天傍晚，剛轉進一條狹窄的巷子，突然一個叫化，攔在我的面前，喊聲。

「敬禮！」

接着一聲懇求，

「請給我一個銅板！」

我見舉在耳邊的，正是一隻左手，而口音又那麼熟識，便馬上記起了，吃驚地問：

「是你嗎？吳大經。」

「是的！」

「你沒有當兵了嗎？」

「現在誰還要我呢？看哪！」

他用下巴尖指指他的右臂，原來只剩一隻軟軟的袖子了。

那末，你可以回家去哪。」

他低下長髮蓬亂的腦袋，沒有答話。

「是不是沒有路費？」

沉默一會兒，才黯然地說：

「就是有，也不能回去了！」

「爲什麼？」

「因爲最末一次的打仗，就正在我的家鄉，唉，……」

夥
伴

老朱同老何這兩夥計，看起來真要好：吃飯，走路，做活，以至睡覺，一年來都是在一塊兒。老實說，也沒法兒分開，這是飢餓的鞭子，逼得來由陌生，漠然，而連結，親密起來。他們用兩根長的粗竹槓，幾條木板和索子，做成一架可以乘坐的「滑竿」(註一)像沒遮攔的轎子一樣，抬一個比他們高一級的動物，走幾十里路，淌一身汗，兩夥計便有兩三頓飽飯吃，好鴉片烟燒。高興時，還一唱一和地哼小調子，比如老朱唱：

「眼看小妹不多高，

頭髮辮子達齊腰。」

(註一)滑竿——川滇黔等省山道中；旅客多藉此滑竿乘坐。

老何便一口接了過去：

「頭髮辮子哥不愛，

掉過小臉哥瞧瞧。」

但是，他倆吵一回罵一次的時候，也並不是沒有過，而且多哩，起碼三天總有一次。如果老朱拾客走在前面，一不小心踢着路上突出的礮卵石，身子顛了幾簸，馬上使後面走着的老何，受了不舒服的影響，破口就罵：「走路不帶眼睛，你這條笨牛！」

「少說些好話，你這條多嘴狗！」

被罵的馬上就回罵轉去，絲毫也不放鬆。然而，這樣的吵，這樣的罵，並不足以妨害他倆的拾客，只是吵鬧一會兒，便自然大家消氣了。

老朱比較老何瘦削些，黃黃的大臉瓜上，放了一雙富於機智的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是位走過許多地方的老江湖。每遇着別個苦力指手畫足講到一件不平常的

事件時，他總把兩片紫烏的嘴唇一閉，向左一掉，說：

「我見得多！」

老何黃黑的油臉，略略有點胖，一年前他還是個鄉下耕田的小夥子哩。雖然現在已學會了賭錢，但一到輪上幾百文，就紅着臉從人堆裏鑽了出來，不敢像老朱似地爛賭下去。

這一天，他們由雲南的邊境轉到緬甸的八募，空着身子並沒有拾一個客人，目的是去找第二次的生意：拾那些在緬甸經商的雲南客人回騰越去。老朱揹着「滑竿」的架子，慢慢兒走在前面，老何空着手走在後頭。起初大家唱一會曲子，談一會女人。走了好半天。老朱便漸漸兒一聲不響了，爲的是這時節走在這一條山路上，提不起好心情。老何也懂得這是爲了什麼，所以也就悄悄地跟着。

這一節路繞在一起一伏的小山坡邊，由坡上到路旁，全是密生着熱帶的濃綠的矮叢，枝頭和樹上滿纏着藤子，籐上綴着有不知名的小花，紅的白的黃的花

色，在四月光明朗澈的陽光下面，到處閃耀着。綠叢深處，不時送出茶花鷄的鳴聲，「茶花一朵朵」「茶花一朵朵」清清潤潤地叫着。

在這一灣的路邊矮叢，隨時都可以鑽出一個戴寬邊呢帽的短衣漢子來，手上握着一枝小小的手槍，眼裏閃着冷冷的光芒，吐出帶有緬甸音或者野人音（註二）的雲南土話：

「站着！讓我檢查！」

如果被查的人，身上帶有一包鴉片烟，一瓶中國酒，或是一枝槍，那漢子就把哨子一吹，馬上又從矮叢裏鑽出幾個同樣裝束的人來，把你被檢查的連人帶物，押到有監獄的城市去。

老朱同老何抬着客人在這條山路上已走得爛熟，自然懂得這利害，每次全不帶一些可以押進外國監獄的東西，即使一天也不能缺少的鴉片烟，都是只得做成

（註二）野人——係演緬界中野人山上的民族。

幾個大烟泡，剛到這一灣山路時，便吞進肚裏了。然而，這一天却有點異於往日了，老朱竟大胆帶了些不進監獄即發小財的違禁物，雖然那東西藏得非常的巧妙，矮叢裏鑽出的漢子，未必就檢查得出，但是，人都是攷慮着萬一會……又怎樣好呢這一點危險的，所以老朱一到這一灣山路上，便不得不提心吊胆起來，然而他那瘦黃的大臉上，還是表現出異常的平靜。

本來在昨夜山中的么店裏，老何會苦苦地勸過老朱：「不要帶吧，夥計，犯不着去坐一年半載的『痛』」，像這樣他們平素會視為不吉利的話，也說出來了。老何也像八募的雲南人一樣總愛在中國話裏放上幾個緬甸話的名詞，前面說的『痛』，便是緬甸話的『監獄』。

「難道白白餓死嗎？不販烟，賺點錢，到新街（註三）去吃球，頂起碼我們要弄得一點『勒拍液島』的錢嘛。」（註四）老朱是這樣堅決地回答。

（註三）新街——即雲南人呼八募的土名，八募係位於伊拉瓦底江的商埠。

老何，自然，也明白這情形：到八募真的要餓飯。所以便不同他多辯駁，祇這樣嘆一聲：

「我們不在干崖賭輸就好了！」

這事，老朱根本就不願重提，因為他把流汗賺來的錢輸得精光的事，在他已不止一兩次了。他在壁燈搖搖的光輝下面，只小心地把滑竿的竹槓放在膝上，將平常細索子的那幾處，各鑽了幾個豆大的小眼，把熬熟了的烟漿，用小管子傾注了進去。灌了兩塊中國銀元的貨，大約可以在八募賣得七八個緬甸盧比（註五）的光景，便將眼孔用竹籤塞好，再拿小刀削平，使與竹槓一般光滑，然後細上原來的索子。

（註四）勒拍液島——緬甸話，「勒拍」係「茶」，「液」係「水」，「島」係「喝」，合之即為「喝茶」的意思。

（註五）盧比——Ruppee，係通行印緬的銀幣，約合中國一元餘。

當時么店的老板，看着這小夥子的冒險事業，也作這好心腸的勸告：

「算了吧，老朱哥，這是犯了法呀！」

「啄子法！雞巴卵毛頭髮！」

老朱雄心勃勃地，誰也勸不轉了。

「你不怕那些「扁達」嗎！（註六）聽說檢查得多凶嘍！」

「怕啄子！我見得多！」

老朱照例把嘴唇緊緊一閉，向左邊一掉。

老何在旁邊自言自語地說：

「老實說，這事我就不敢做，不是不想着賺大錢，可是一想到明天那一節山路，心頭就怕得要跳哩。」

「你——」老朱把眼光橫掃過去，現出頗不耐煩的臉色，輕蔑地說：「你是

（註六）扁達——麵甸話，Byada，即警察及巡緝員等意義。

「一隻癩皮狗，只會吃人家痢出的現成屎！」

「我們勸你原是好意呀！」做店老的稍稍有點生氣的樣子。

「謝謝你的好意，大老板，這一次店賬就請掛在我的名下吧，我一個錢也沒有了，你肯嗎？哈哈。」老朱乘機打趣他。

「呃」店老板是有名慳吝鬼，伸手摸摸腦殼皮「店子裏實在不够開消囉，大家都要記在賬上，那只有關門大吉了哩！」

「呵，真的嗎？不够開消！」老朱的細眼睛眨了一眨，做出鬼精靈的樣子笑
「大老板，我倒要勸你做點犯法的事情好些。」

「到那時候再說。」老板莫可如何地回答着。

「對的，現在還有洋錢哩，當然是要做大老板的！」老朱閉一隻眼睛，向他笑着打趣「是嗎？大老板！」

做老板的窘紅了臉，小聲罵：「今晚你的嘴巴這樣厲害，看你明天——」

「明天嗎？」老朱一嘴搶了過去「明天我還沒有想到，誰耐煩管得！」
做店老板的不快意地溜開了。

今天真走到這一節山路了。山路上全沒些兒人影。

目前大家都悶着不講話，只是尖起耳朵，溜着眼珠，小心地走着。

風從山坡上吹來，雜着野花香味和熱的氣息。

遠處山峯與天空相接的地方，湧出西瓜饟的白雲，緩緩地散成一些輕紗，彷彿在藍色的水面上悠悠浮動。

忽然在他倆的身後，約莫兩三丈遠的光景，矮叢裏起着驟響，兩人嚇得一跳，連忙回頭看，才是鑽出一條氣喘喘地吐出舌頭的黑狗，正趕着一匹跑上另一條小山路去的灰色野兔。

老朱深深地喘了一口氣，罵：

「這兩個該死的東西！」

老何也馬上鬆爽了緊張的心情，微笑地小聲說：

「這真嚇煞人啞！」

於是兩人再轉身朝前走着，剛繞過一塊小坡，坡頭的小路上，氣吁吁地跑下一個提着槍的漢子來，大聲喊道：

「喂，阿蒲——」（註七）

老何與老朱都得呆呆地站着，預備受那可怕的檢查。

來的人叫着野人話，似乎隨即認清了下面呆站的是兩個中國人，連忙換成：

「喂，大「果」，你們看見我的「够」嗎？」

雖然是這樣蹩腳的中國話：把「哥」說成「果」，「狗」說成「够」，但老朱也馬上明白了，立刻伸手，指着後面說：

「剛跑過去了。」

（註七）阿蒲——野人話，大哥的意義。

這原來是打獵的野人，已跑到他倆的面前，便急忙伸出兩個指頭，掩在嘴上，吹了一聲尖銳的口哨，同時那面坡上黑鬱鬱的林裏，傳來一兩聲正喘着氣的狗叫，似乎對這邊的主人作着一個回答。

這打獵的漢子足不停地趕了過去。

老何像嚇傷了似地嘆了一聲：

「天呀！偏碰着倒霉的傢伙！」

「怕嗎？老弟，」老朱恢復了他打趣的心情，「你還是回家去做條吃屎狗好了。」

「慢得意！你不同我一樣麼？」老朱簡直生了氣，「你再比我厲害，也不過會搶肉骨頭吧了。」

「老弟，嚇嚇」老朱拍拍老何的肩膀，「肉骨頭總香些，總好吃些。不要賭氣了。跟老哥學學吧，有你的骨頭嚼哩！」

『起！』老何輕蔑地笑『跟你——跟你去坐「痛」！』
『那你就可以明白囉，搶骨頭比吃現成的不容易哪——但我還要搶肉塊哩！』

走完了這一節山路，又經過一個山下的小街子，兩人運氣真算好，全不會碰着一個檢查的傢伙。此後就在天空開朗的八募平原裏走着，兩人的心胸都和天和原野一樣開展了。

一直走到望見八募市外藏在椰蔭裏的緬甸式屋宇，老朱馬上快活起來，得意而驕傲地挽着老何的手腕說：

『孩子，看呀，骨頭搶到口了。』

老何只是喘着氣微笑。

八募的漢人街沿着伊拉瓦底江岸踰着。這兩夥計便在漢人街上一家苦力店內找着宿處，這兒是他們常來照顧的地方。他倆進店的時候，後門外的江面上正染

着西天落日的餘輝，金色的光波，恰從窗口反映進店子裏來。

老朱就在店子後門口的落日光中，赤裸出上身，浴着江面上陣陣掠來的涼風，把『滑竿』的竹槓用刀砍破，取出鴉片烟來，一會兒就在私烟販子那裏換得八個雪白的盧比，得意地揣在懷裏，心裏彷彿完成一件勛業似地快活。

老朱的好運氣，馬上就傳遍店裏了。

於是，賭徒王麻子便向這位發了小財的老朱，作着慇懃地勸駕了。

『聽，老朱哥，』王麻子伸出手指，指着隔壁的茶店說：『那面正賭得有勁哩，去，你不要把這一天的好運氣放走了。』

『我不想賭，我得騎一騎哪，』老朱哥好像在抬高他的身份一樣，故意給王麻子一點臉嘴看。

王麻子就拿出女人獻媚男子那樣的手腕來了，『你準會贏呀，這樣好的運氣，過五關斬六將，一帆風順。你不會贏他娘三十四十，我願手板心裏煎魚給你

吃。」

「真的嗎？」

「哪個龜兒子才吹牛皮！」

「不」老朱終於搖搖頭，同時却故意把衣袋裏揣着的盧比摸得發響，隨即吹他的鴉片烟。

「傻子呵，傻子！」

王麻子假裝做可惜的樣子，嘆一口氣走了，他很明白老朱已動了心，不久自然會跟着來的。

隔壁的六顆骰子，落在青花磁碗裏，重又跳起來而又跌下去的響聲，清脆脆地播了過來。許多蹲在地上，擺着錢堆，瞧着骰子變化的熟識面孔全映進老朱的腦裏了。他一面吹煙，一面想起：對的，運氣今天滿好，為啥不趁此大賭一下呢，而這揣在懷裏的八個盧比，不全是白白地檢得的麼？於是吹足烟，立起來就

走。

躺在對面吹烟的老何便問：

「去哪裏？夥計。」

老朱並不答話，只把紫烏的嘴唇尖起，向茶館那面一遞，隨即一個微笑。

老何立即勸告：

「夥計，這樣來的錢輸了值不得。」

「輸，呸，你這張屁嘴，怎不多說點吉利話！」

「够了，我求你，不要再——」

老朱立即截住了老何的話，輕蔑地罵道：

「你總是一條教不會的吃屎狗！」

老何只是委屈地勉強笑着說：

「唉，我但願你運氣一直好到底！」

『這才對！乖孩子，』老朱馬上摸出兩個盧比，丟給老何，一閃身便出去了。

老何雖不願在這個時候賭，但總高興把眼睛放在許多頭腦中間，看熱鬧，這也是過賭癮的好方法。燒足烟時，自然也就踱過茶店去。賭場是在茶店的後門口。在那兒可以看見這時的江面上已溜去了落日的光輝，悄悄地正佈散着向晚的白霧。張着茶褐色風帆的船隻，在烟波上緩緩地走着。江那面的原野人家，果林……隱隱約約地藏在蒼茫的暮色裏了。

老何看見老朱面前堆的盧比，漸漸地高了起來，心裏便想着這搶骨頭的狗，實在狠哩。等到老朱面前的盧比，變成兩座塔了，就立在他的背後，暗暗地扯他的衣衫，小聲懇求道：

『夥計，够了，得收手了。』

老朱不耐煩地抓了五六個盧比給老何說：

『拿去，老弟，不要在這裏擾亂我！』

老朱的脾氣老何是滿知道的，便接了錢，不滿意地走了出去。

徧街光耀着電燈了。日頭留下的餘熱，還不會給江上的清風吹去。緬甸的少男少女，各提一塊洋鐵桶，說說笑笑地一齊走到街後的椰樹蔭翳的井邊，汲取清水，從頭上淋到足下，涼涼他們白熱了的身心。

老何自前次拾客回干崖之後，不見這繁華的都市，已有半月多了，這時好似舊地重遊，便在各街閒逛一遍，同那些熟識的店家，打一會招呼。

江邊一家印度人開的茶店，老何總愛去喝喝牛奶茶的。那大鬚子印度人，一望見老何進去，便『噉』地一聲叫了起來『金那娃娜，拜妥，拜妥，』歡迎着，（註八）於此，就不多說了，因為他懂得這中國苦力不知道他的家鄉話的。而老何

（註八）金那娃娜——印度與士坦里話，中國人的意思。

拜妥拜妥——亦印度語，請坐請坐的意思。

呢，却照例故意笑嘻嘻地說些使他不懂的中國話，來開自己的心，如像說『噯，讓你的老婆同我開覺好嗎？』這印度人就莫名其妙地張着嘴笑。老何便嘩啦啦地大笑起來了。這印度人只有略微不好意思地罵道：『薩拉！』（註九）

老何在各條街上玩够了，才慢慢地走回來，看見老朱已睡在繡上吹烟，便快活地叫道：『噯，夥計，贏了多少錢？』

老朱只是吹他的烟，不理會老何的問話，老何便說：

『怎樣？發了大財，就不認得人了！』

老朱才冷冷地笑道：

『發個球的財！老弟，你娜裏懂得？大骨頭已被餓狗搶去了。』

『呃，還剩下幾條小的吧。』

『一條也沒剩下了，空空的。』

（註九）薩拉——印度普通罵人語，與中國話男子同義。

『唉！』

兩夥計面對面地沉默了好一會，老何現出苦痛的臉色，手抖抖地把錢從懷裏摸了出來，說：

『這八塊還是你的！』

『我不要，孩子。』老朱臉上的筋肉動也不動地，只是把鉄籤上的鴉片烟弄在燈上烤着。

老朱沉思了一會，聽見隔壁骰子落碗的聲音還是清清脆脆地響着，忽然眉宇間閃動了一吓，便高興地說：

『好！給我做本錢，再去賭他娘一場。』

『不行！不行！我不能讓你輸光！』

老何連忙把握錢的手，縮了回去。

『你這吃屎的狗！』老朱發火了，『退來退來！』且伸出拳頭在老何的臉上晃。

『打死我也不退！』老何站起來向後退着，『我不能看你餓肚皮。』

『這原是老子的錢，』老朱上前去搶，『敢不退麼？』

老何把握錢的手藏在背後。

老朱搶不着，氣急了，便猛的踢他一足。老何立刻痛得來蹲在地上，手一鬆，七八個雪亮亮的銀盧比，馬上滾了一地。

老朱看見老何痛得眼淚直流，心便軟了，撫着他的肩頭說：『呀，踢傷了嗎？我真冒失呀！』隨即把八個銀盧比檢了起來，全放在老何的手裏，一面拍拍他的肩頭安慰道：『孩子，好好地收着，老哥不賭了。』

老何用手按着踢痛的大腿，搖搖頭。

等一會，老何痛過了，便給老朱拖到燈光輝煌的街上走着。當走到臨江一家小小的中國酒店時，兩夥計肩靠肩的親密影子，便一齊飄了進去。

強 與 弱

火車突然停下了，喘息着，一陣叫賣零食的喧囂，便接着沸騰起來。醬黑的茶葉蛋，鮮紅的滷豬蹄，焦黃的洋麵包，淨白的熱包子，就繼續不斷地現在車窗外，發散着勾人食慾的香味。依窗坐着的阿三，半年來都不曾見過一些油腥，早上動身時，又沒有吃過半點食物，在此刻，肚子便禁不住騷動起來，貪饑的唾液，一陣陣地冒上口腔，又一陣陣地吞了轉去。他不自主地摸摸衣袋，衣袋裏倒還裝有三百錢——這是他的妻子昨天上城來看他時，一面抹着淚一面遞給他的。但偷瞧坐在側邊的同伴，一個蠻大的漢子，也在暗裏嚥着唾水，而那張緊閉着的大嘴巴，又委實要吃好些東西，便覺得倘把錢全花去，還是一定不够吃的。如果

獨自賣來享用，却又太不够朋友，而且這蠻大的漢子一路談起話來，全不講理，連帶着手槍的法警，也竟自對他不敢發氣，說不定會搶奪人家手上的食物的。只好把手從衣袋裏伸了出來，舉在頭髮稀疏的腦袋上，無意識地搔着。

坐在側邊的大漢子阿牛，也早在偷瞧阿三，這時便眯小一隻眼睛，哈哈地大笑起來，用手肘碰碰阿三的腰部，高聲說道：

「你以為我沒錢嗎？……比你多哩！」

接着，雙足往上一抬，兩串鐵環組成的足鐐，丁當嘩啦地噪響着。

「看，兩個二吊五哪！」（註一）

不遠處，一個抱在女人懷裏的小孩，正把水浸的白荸薺，噙在小嘴巴上，忽然給阿牛這一來，便馬上驚嚇掉了，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坐在對面窗口邊的一位

（註一）中國的舊式足鐐，兩大鐵環，套在足脛上，五小鐵圈，聯繫於其間，故

囚徒呼爲二吊五。

老太婆，正向小販的竹籃裏，刁選着新鮮的蛋糕，也驚得趕忙抬起花白的腦袋，把手縮了回來，撫摸着劇烈起伏的胸膛。另外的搭客，都把詫異的眼光，齊射過來。阿牛看見衆人在望他，便轉動着他那一雙害着火眼病的眸子，向車廂裏飛着不滿的眼風，自言自語地說：

「要是送上殺場就好了……她媽的。」

意思是說，倘若現在是弄去槍斃，那就可以自由抓些東西來吃的。同時兩隻粗壯的臂膀，用力地高抬起來，骨頭關節格格地響着。旁邊坐着的一位老法警，就趕緊眯小了紅腫的眼睛，陪着笑臉說：

「你老可不要亂說，這回上××，準會宣告無罪的！」

另一位年青的法警，連忙從懷裏取出一包香烟；一枝遞給阿牛，一枝遞給老法警，最後抽出一枝，啣在自己的嘴上，同時冷淡地望一望阿三，便把香烟包，塞進懷裏，就自管自地吸起來了。

阿三用舌頭舐舐嘴唇，烟癮已經發作，便把難過的眼色，轉向窗外，這時車已轟轟隆隆地走着了。家那樣灰色的茅屋，就在遠遠近近的青綠田野中，現了出來。自己的家，半年不見了，却還分明記得的，那屋前立着的黃色圓草堆，就一吓子出現在眼前，而那跌倒在草堆邊的劉七爺的陰影，也跟着溜進腦裏來了。於是接連着想起妻子的啼哭，法庭審問，死刑的宣佈。一想到死，就立刻擺擺頭，彷彿要把可怕的東西，搖出腦袋一般。同時，又起着另外的念頭：這回到××上訴，該能減輕死刑吧！但願青天有眼，就能雪了冤，轉回家去，重新荷着鋤頭，牽着牛，走在晴天底下的。直到阿牛掉過嘴來，對他噴了一口濃烟，使他的呼吸登時窒息了一下，才打斷了一時飄忽着的幻想。

「我看你要發瘋病了，才噴你一口神仙霧哪，哈哈。」

阿牛放肆地笑着打趣，心裏起着報復的念頭：你這好傢伙，衣袋裏的銅板，藏着不肯用，媽的，簡直不够朋友！

阿三對於這樣的惡作劇，是不敢說一句話的。因為一直從早上起，碰在一塊兒坐着，他就對那大塊頭的身子和粗豪的笑聲，感到無形的壓迫了。本來依犯案的大小說來，阿三判的是死刑，阿牛却是無期，理應該阿三要佔一點上風的。像在縣獄裏一般被處死刑的人，無論對犯人，對看守，只要在不高興的時候，都是虎着臉說：

「老子是吃大刑官司的，還怕什麼？難道還怕再判一個大刑麼？」（註二）

別個吃小官司的，就趕快低下頭去，不敢有所回答。看守呢，也急忙陪着笑臉，說好話。但在阿三却並不以大刑來嚇人，倒反而對了不論誰，只要肯聽他的話的，就從頭一五一十地訴說他的冤枉：田主人劉七爺怎樣同他爭吵：怎樣氣急了，趕來打他，怎樣一交滑倒，中風死去，劉七爺的兒子又怎樣誣他說是他把劉七爺一拳打死的。結尾，便又這樣地哀叫：

（註二）獄中人忌呼死字，故稱死刑爲大刑，同時亦有誇耀之意。

「看我會殺人麼？會殺人麼？天呀！」

有時竟至說得流淚起來，彷彿別人能够減輕他的刑罰似的。起初還有人現出難過的面孔，擺着下巴尖說：

「唉，這太冤枉了，簡直是瞎判，你一定去上訴！」

以後久了，同情自然逐漸褪淡，而至完全消失，竟在別人要佔他的鋪位時，且有了這樣言語：

「呵，弄錯了，這是一位吃大刑官司的。」

「不要緊！不要緊！我知道，他連小偷都趕不上。」

於是。他被命令移在一張不好的鋪位上了，他也不反抗，只是小心地讓開，因爲他自小就怕着賊爺爺的。只要沒有人呼喝他，打罵他，就算天官賜福了。

當他臉上被噴上第二口烟子，眼裏冒出淚水時，阿牛才心滿意足了，帶着一半揶揄一半憐憫的聲調說：

「像我是法官，一定要判你無罪的！」

「老大哥，但願像你說的！」

阿三如同吊淚的孤兒似地回答着，他剛才的淚水，是給烟子弄出來的，現在却是爲感激而流了。然而阿牛却掉開臉獨自噓噓地笑了起來。

二

火車上的光明旅行完結之後，一通深長的陰暗過道，便在向暮的時候，張着腥臭的嘴巴，迎接着他們。三付足鐐和一串鎖匙的聲音，就寂莫而嘹亮地，響在潮濕的水門汀上，緩緩兒流了進去。勾起兩旁陰鬱的門洞上，閃出了一串好奇的悲涼的眼睛。

鎖在最末的一個門洞上響着，阿牛和阿三便闖進另一個國度了。裏面是矇矓而陰淒的，只在正面牆壁的最高處漏出一個蒙着蛛網塵灰的小窗，像生病的獨眼在暗自窺人一樣。屋正中懸着草蓆做成的手拉風扇，呼呼地來回響着，但並不使

人感到涼爽。人的氣息在熱悶中發着腐臭，到處有着汗酸的味道。

一個號子也正同一個國家一樣，雖然至多只不過十來個人，但其中却隱隱乎有國王，有大臣的。阿牛懂得這個，便在一進門口的馬桶旁邊，小心坐了下去，一面用手撥動着足上的兩付足鎖，一面捋了一口氣道：

「今天可把足走痛了！」

足其實並不痛的，這無非要在「號子統治者」的面前，誇耀自己帶的兩付足鎖罷了。因為在這裏，鎖愈帶得多，便是最愛搗蛋最不怕事的。而最不怕事最好搗蛋，便愈能自由生存下去。跟着又說了一大套「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那樣的懂事話，算是作爲「覲見」的禮儀。阿三則彷彿手足沒處安放似的，漠然站在阿牛的身旁，現出不安的神色。

一個辦理「外交」的李興，矮個子，鬼精靈的傢伙，坐在新來的「移民」面前，笑盈盈地聽着話，不時「豈敢，豈敢」地連聲回答着，知道阿牛他們是有點

來歷的，便取出香烟一枝送給阿牛，一枝遞給阿三；阿牛倒毫不推辭地接着，阿三却躊躇起來了，雖然見了烟，就想一口吞下，但他很明白，在這裏是吃不起的，初次進縣裏的監獄，就會經上過一回當，吸了之後，才曉得是要一元錢一枝，這裏是「府」了，當然更要貴些。可是阿牛却向阿三做了一個眼色，點點下巴，意思彷彿是說：接着吧，有我在，不要緊。阿三也就不用推辭了。因為他覺得只要阿牛肯看顧他，便不會吃虧的。像前回在縣中的監獄，一走進號子，便給老犯人包圍過來搜查身子，將身上的零錢搶得精光，現在這裏，這麼客氣，難道不分明是有着阿牛嗎？然而，當他一吸着烟，舒服到禁不住閉起眼睛的時候，阿牛却又快意地向他冷笑了一下。

李興趁着兩人在吸烟之際，便取出紙筆來，放在阿牛的面前，笑嘻嘻地說：

「對不起，老兄，這是規矩！」

同時另一手的姆指和中指，時時拚在一塊，無意識地作出劈拍的聲響。阿牛

略略感到窘迫，低下頭去彈彈烟灰，隨即拾起來，勉強地說：

「由老兄寫吧，我不會這一套！」

「那末，多少呢？」

李興莊重地抓着筆，趕緊地問。

「老兄，大家都是跑江湖的，……就寫二十元吧！」

阿牛看見對方突然一沉的臉色，懂得那是太少了，便連忙補充一句道：（嘴

巴朝着阿三）

「我這位朋友，可以多出一點，他是有田有地的。」

「呵呀，老大哥，不要亂說，我有什麼田地？」

阿三彷彿突然挨了一拳頭似的，苦痛地叫了起來，但是却給李興兩股忿怒的眼光一射，便馬上嚇得不敢開腔了。李興鎮服阿三之後，才回過頭，向光線昏朦的木坑上望去，帶着請命的樣子。等了一會，才送過來短短的兩句：

「算了吧，一家人！」

這是頭目的聲音，大家都喊做尹大老板的。李興寫了之後，叫阿牛押了一個十字。便轉身向阿三說，語氣却不像先前那麼客氣了。

「幫幫忙，朋友！」

阿三見這要來的事終於來了，紅漲着臉，吃吃地訴苦，額上和鼻尖，全冒上顆顆的汗珠。竟至說得這樣忿激起來：

「哪個狗噪的，才有錢！我說了謊話，就算是烏龜！」

一屋的人禁不住笑了起來。李興剛才爲他的一串囉嗦話，氣硬了脖子，到這時也不得不齜惡地咧開嘴巴。跟着切斷阿三的話，說道：

「不要假癡假呆，你這豬頭三，閒話少說，出五十元！」

阿牛爲了討好對方起見，便乘機附和道：

「到這裏可不要太愛惜了，該識相一點哪！」

「天呀，連老婆孩子，一齊出賣了，也湊不夠這麼多哪！」

阿三像給燒紅的鐵烙着了一樣，幕地一下子大聲哀叫起來。尹大老板便翻爬起來坐着，（這時電燈燃了）額上暴出一股股的青筋，捏緊的拳頭向空中一揮，氣勢虎虎地喝道：

「打他狗噪的！這是什麼地方？哪由得他亂喊亂叫！」

李興應聲站了起來，就朝阿三的臉上，一掌打去，立即發出尖脆的響聲。

阿牛一面向尹大老板送着柔和的眼光，一面做出很懂事的樣子，責備阿三：

「看你還愛惜錢嘛！看你還愛惜錢嘛！」

另外的人，先前來時吃過耳光挨過罵的，便黯然地低下了頭，或者用手搔搔並不發癢的身子。至於曾經發過慷慨出過錢的，就做出瞧不起阿三的神色，附和一兩句「自討得」「該挨打」的話語。在大老板坐的木坑下邊，正坐着用手牽拉風扇索子的禿頭，他想趁這時討好大老板，便更加用力地拉動起來，哪知吊着草

席的索子，突然一下扯斷了，竹槓和草蓆，便隨着牽拉的繩索，直朝他的頭部和大老板的兩足猛撲過去，雖然碰痛了的，倒是他自己本人，然而大老板却馬上大怒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掄起中指，對着他的光頭一陣亂鑿。阿三摸着打紅的左頰，嚇得戰抖起來。

大老板氣沖沖地走到門口，斜視着阿三一眼，嘴便朝門洞外高叫了一聲。

「來一個人！」

阿三打了一個冷噤，突然覺得糟糕了。因為他在本縣獄裏就會經聽見過，這邊的老犯人，遇着不答允「開公司」（註三）的「新差」（註四）就會把他弄到號子外面去，拾起來向水門汀的地上，亂攆一頓的。現在大概就要這樣對待自己

（註三）舊犯人之有力者稱爲大亨，常向新到的犯人逼要金錢。共同分享，此種

舉動。相傳叫做開公司。

（註四）獄囚忌呼犯人的類的字，故稱新到的囚人爲新差。

吧，就趕忙喊道：（帶着哭也似的聲音）

「好，好，讓我賣兒賣女好了。錢，我出！只是要少一點。」

這時門開了，白制服的看守現在門外，做着苦笑的脸子，向大老板說道：

「又要到十三號去打牌嗎？」

大老板點點頭，一面側回臉來向李興說：

「那末，你替他寫封家信好了。」

看守見了屋裏的緊張情形，便小聲問大老板道：

「什麼事呀？」

「你不要多嘴！」

大老板走了出去，順手關着了門。

李興便歇了下去，拍拍阿三的肩頭，瞬一瞬眼請說：

「那隨你出好了！現在替你寫封家信回去，有多少就寄多少，對嗎？」

阿三點點頭，帶着懷疑的眼色，就把通信地址告訴出來。李興照着先前的公式，依例寫了一封。

賢妻見字如面，我現住高等法院拘留所內，一切平安，愉快如常，此次上訴，定能宣告無罪，至遲一年之內，便可回家，一敘團圓之樂，惟目前需要調養身體，製備衣服，等等零用，須款孔急，務請設法速寄五十元來，幸勿遲誤，肅此，卽頌。

平安

拙夫阿三字

李興唸的時候，阿三似懂非懂地聽着，只在說寄錢的時候，才馬上警覺起來，但李興却沒有唸出五十元，只改成「請你寄點錢來，以作零用」，所以聽完之後，阿三便連聲道謝，並把身邊藏着的三百文錢，用雙手獻了出來。李興說聲「不必了」，但也毫不客氣地收着，阿牛就對阿三鄙夷地笑了一笑。

每天早飯後，各個號子的門，都要打開半個鐘頭，例行「放風」的，但除了些頭目及其爪牙，可以自由出入，在過道上散步而外，其餘的人是不得越過門檻。阿牛却不管這些，便大搖大擺地莽碰出去了，在門口還掉回頭來，笑嘻嘻地用手招一招阿三道：

「不要怕，同我一道去玩。」

坐在地板上只想打渴睡的阿三，也打算跟了出去，但同號的一個老頭子，便連忙搖手勸住他，他說是走到外面是很危險的，阿牛那樣的大塊頭，倒能挨得下一陣拳頭，他這樣小塊的人，可就吃不消。阿三在門檻邊，伸頭往外望一望，看見過道上的人，穿着白細布的短衣大褲，有的竟然是綢的，足上踩着黑皮的或是綉花的白布拖鞋，懶洋洋地走着。他們走近阿三住的號子時，都彷彿是在用着狠毒的眼光瞥視他一樣，他便趕快縮了回來。

阿牛在過道上，一面挺起，健壯的胸膛，笑微微地走着，一面故意弄響足上

的兩付足鍊，做出誇耀的臉色。打他身邊走過的人，都略爲住了足，好奇地看着他，驚訝他那又蠻強又高大的身子。他走到看守在的地方，看守便反掉過頭來冷冷地盯着他。他懂得看守要爲難他了，也就停下足，靜靜地回望過去，舉着挑戰的臉色，似乎是在說，看你把我怎樣呢。看守把帽子稍稍要偏斜一點，走到阿牛的面前，劈面問道：

「你是哪個號子裏的！」

「忘記了！」

阿牛一睜眼睛，歪着嘴巴說。看守立刻生氣地喝道：

「回去！回去！」

「回去？拿路費來嘛！」

阿牛反而嘻皮笑臉起來，看守的耳朵都弄紅了，就動手推，阿牛却動也不動地站着，隨即把閉緊的嘴巴往前一翹，睜大眼睛說：

「我出來不得嗎？怎麼不叫別人回去呢？」

看守馬上車轉身，向旁邊圍來看鬧熱的人，順手挑撥道：

「看，他要叫你們回去了，請你們回去吧！」

跟着摘下帽子，朝桌上一擯，揚起手道：

「都進號子，都進號子，這不是我對不起大家哪！」

旁邊的人先就不滿意這妄自尊大的新傢伙，現又聽見看守如此挑撥的話語，便有幾個平常專以打架爲消遣的，發火地叫了起來：

「打這扒灰老！」（註五）

「揍他個小舅子！」

一面擁過去，亂打起來。阿牛冷不防也吃了幾下拳頭，但跟着就將兩臂用力一擺，朝前一推，便有兩三人隨手跌倒下去，其餘的人趕緊退開。阿牛把背移向

（註五）在獄裏凡把別人私下的行動向當局公開地或祕密地說出，便稱爲扒灰。

着壁頭，做出迎敵的姿勢，露出兩排散亂的牙齒，像要咬人似地說道：

「是好漢就來，老子早就想吃燒酒和饅頭了！」（註六）

看守見衆人都制服他不下，便趕快去報告看守主任，領幾個警衛來，將阿牛抓到科裏去，（註七）結果，再在足上釘了一付又笨又重的大鐐，這一來，就一共有三付，弄來走路時足都拖不動了。回到號子，有的人看了大笑，翹起大姆指稱贊說好，有的人看了搖頭，轉過身去悄悄罵了一聲「活該。」只有阿三現出很同情的臉色安慰他道：

「痛麼？老大哥，我真担心，晚上怎麼好睡覺呢？以後，聽我勸，不要出去了！吧！」

阿牛毫不爲意地大笑着，一面用肥大的手掌拍拍阿三的背。

（註六）犯死刑者，行絞刑前得吃瓶燒酒和四個饅頭。

（註七）獄內分第一第二第三等科 來管理犯人。

「這算什麼？你這小老鼠兒，我倒歡喜哩！現在不又發了一點財嗎？我明天還要去弄一付囉！」（註八）

次日開門的時候，阿牛用索子捆好三付足錄，弄來吊在肩上，走起來便再不會拖累一雙足板了，於是，就又大搖大擺地走到過道上去散步逍遙，一路仍舊挺出健壯的胸脯，驕傲地笑着。看守把他沒有辦法，只要他沒有越獄的企圖，也就不管他了。另外的大亨們，見他這麼蠻橫，也不敢輕易惹他，雖然個個對他都懷有無限的敵意。

阿牛許多天都沒有寫信出去要錢的動靜，李興便不得不催促了，然而說的時候，是陪着笑臉的。阿牛却滿不在乎地支唔，爽朗地笑着。

「哈哈，我差不多忘記了，不過，不過，呃，等幾天就有弟兄帶錢來看我的，準一定來的！」

（註八）意思是說他又得二吊五百錢。

接着又把臉一沉，好似在責備李興不該催促的光景，發着鈍重的低聲說：

「我兄弟素來說話，一句算一句的。你老哥，請放心，不會少一文的。」

李興也不敢怎樣動怒，只是隨口應着：

「好好好，就等幾天吧！」

在阿牛阿三到來的前兩天，大亨們曾經爲了開公司的事情，打壞了一位有錢的新犯人，到現在那人的家屬知道了一點風聲，便向監獄當局大鬧，要求懲辦凶手，說是倘不如此的話，就要到法院告發，依法解決，科裏本也知道那些人是凶手，但却不敢隨便抓一兩個來處罰，因爲開公司早已成爲默許的事情，而且每月還要從總頭目的手上，暗裏分享幾文，萬一魯莽辦了，兩方翻了臉，便一切都糟了。只得暗中商量，說是爲了替當局留面子起見，無論如何須送一人，前去接受懲辦。但是誰願去吃生活呢？

阿牛聽見了這個消息，便覺得要使各個號子的大亨，由恨他惡他一變而爲敬

他服他的話，那只有趁着這個機會去做一番爲人所不敢爲的事情了，便拍着胸口說他願去。

當他押到科裏的時候，由一位八字鬚的科長開小庭審問，問了姓名年齡籍貫等等之後，便問何時到的。

「五月四日」

阿牛昂着頭回答。科長看看受傷者的供詞，便詫異起來，但隨即理理鬚子罵道：

「你這奸狡的東西，明明是五月二日還在打人，偏偏瞞成五月四日才到，本科長要重重地懲辦你！」

阿牛知道這一點不會弄好，就低下腦袋，不說話，只是用足動動拖在地上的三付足鍊。科長又問原告道：

「當時是不是他在打你？你要照實供出。」

跟着加重語氣說：

「亂認人，我也要處罰你的！」

一個頭上包着手巾的中年人，臉色是青的，怯怯弱弱地回答：

「老爺，我不大記得清楚了，只是當時確實沒有見過他！這是的的確確的。」

「哼！」

科長一下子明白了，但爲要完成法律的尊嚴起見，便又理理鬍子，一面思索地說：

「這個，這個，這個，我就早調查清楚了，他是首犯，指使人！」

馬上轉向阿牛威嚴地問道：

「你知罪麼？」

阿牛爲了完成自己的英雄行爲起見，便咬着牙說道：

「由科長處罰好了。」

於是，科長便嗚叫兩旁的警衛，將阿牛扶了下去，鞭扑和呼叫的聲音，便立即爆發出來了。

阿牛回來吃飯時，擺在面前的，已不是先前雜着草子砂粒的「小家飯」（註九）和一堆腐壞了的蘿蔔乾，而是鮮美銀燦的白米飯和一大盤肉炒的小菜了。這是大亨們的總頭目替他在外面館子裏包了來的。阿牛看見阿三坐在旁邊一面無意識地搔着頭皮，一面閃着羨慕的眼色，便半似教訓半似得意地嘆了一口氣道：

「只要不怕流血呵！」

四

阿三知道家裏是不會有錢寄來的，心裏很是擔憂，怕受人家的打罵，便對人

（註九）無期徒刑吃的飯，比有期徒刑多，稱為小家飯，死刑則更多，稱為大

家飯。

特別小心起來，常常做些討人歡喜的事情；拉風扇，掃地板，從門洞上接送飯鉢子，本是號子裏的「老百姓」每天輪流的功課，阿三就故意多分担些。有的年老犯人看不過意，便說：

「你息息呢，大家做！」

阿三笑迷迷地回答：

「呵，老伯伯，算什麼？這不比犁田哪！」

當大老板李興以及阿牛在號子裏時，他就更要做得起勁些，心裏並不妄想得着他們的賞賞，只不過盼望他們少對他使些憎惡和輕蔑的眼色罷了。如果他們在別的號子打牌回來的當兒，阿三總是趕緊把打盹的神情斥退，做出非常警醒靈敏的樣子，只要在喊：

「給我一杯水吧！」

或是：

「誰來替我捶捶背？」

最先跳起來，去盡義務的，那就準是阿三了。

在這個號子裏面，倘若問問這批「老百姓」甚麼是最苦的差使，他們會一齊搖頭，悄聲說道：

「唉，大老板的背最難捶捶！」

因為捶的時候，過輕過重，都要惹起斥罵，甚至於打的。而那輕重的標準，又沒有一定的，騎疲倦的那一陣，就要捶得又重又快；但在飯飽思睡的當兒，便該又輕又慢，倘不懂得這些，是非吃虧不可的。而且大老板發脾氣的時候，不管什麼東西，只要順手，就通通抓來打人。阿三起先不知道，還捶着去捶背，但後來因為常常都在受着拳頭，足板，鞋子，枕頭，瓦鉢等等襲擊，便也嚇怕了，不敢再去爭着獻好。

一天早上，阿三的回信終於來了，然而全是訴苦的話，說是接着信，看見要

那麼多的錢，一時簡直想不出辦法，只有悄悄地哭了起來。現在做妻的，白天是到人家去洗衣裳，做點雜事，晚上便帶點殘湯剩飯回來，喂給一羣兒女，但總吃不夠。孩子們都在唸着爸爸，盼望爸爸，蒙神保祐，早點兒回去。最後，還說倘若弄得一點子錢的話，便要帶領孩子來看望爸爸的。

阿三聽完了，自然很是難過，不過目前感到莫大惶恐的，却是唸畢信的李興，那一對靜靜盯過來的忿怒的眼光，自己只有低下了腦袋，等待他的處置了。屋裏的人。不敢做聲，一切都靜寂。高牆外面響着驢子的鈴聲，漸漸淡了下去，隱入遠處的街巷。老鼠拖着尾巴，在馬桶旁邊伸出頭來，悄悄地望了一會，又輕輕地溜開了。

突然茲的一聲，兩張充滿悲苦的信箋，便在李興的手上，受了腰斬的死刑了。阿三抬起頭來，現出又是傷心又是祈求的可憐神色，覺得他的妻兒小女，都一下子摧了摧折似的，眼邊上忍不住滾出豆大的兩粒淚來。但李興的拳頭，還是捏

緊起來，好像不在阿三的身上敲打一兩下，氣是靜止不下的。阿三戰抖着，望着李興一步步逼攔的拳頭，就瑟索地倒退着，彷彿魂都要嚇掉了。驀地一下碰着牆壁的角落，便連忙掉轉身去，雙手抱着頭，用背朝着李興，帶着哭聲急喊起來：

「請莫要打我的頭哪！請莫要打我的頭哪！」

李興咬着牙齒，就朝着阿三的屁股。猛力地踢了一足。

阿三慘痛地叫了一聲，連忙掉轉身來，趕快用雙手按着臀部。李興趁勢又朝他臉上，打了一拳。

「哇呀呀！」

阿三立刻用手擦着了臉，坐跌下去，鼻血馬上從指縫裏，湧了出來，失聲哭着。李興這才停住了手，但還恨恨地說道：

「打你，真髒了我的手！」

李興他們出去之後，禿頭和另一個人才把阿三扶了起來，平放在坑上，嘴裏

發出則則地嘆息。曾經被阿三叫爲老伯伯的那一位，便替他揩揩鼻血，一面搖着腦袋自言自語地說：

「菩薩沒有眼睛呵！」

以後，阿三還是搶先地做事情，竭力討人歡喜，但事實上却越發惹李興他們厭惡了。像在掃地的時候，就有着這樣的責罵：

「媽的，掃得這樣灰飛：又不該你掃，你偏要掃！」

接着便是一記耳光，阿三只有放下不掃，然而却又挨罵了：

「娘噪個×，要掃就掃完，你要向老子撒嬌嗎？」

當阿三輪值捶背或是捶腿的時候，大老板的脾氣，更加特別怪了，往往並不通知阿三說是不用捶了，却忽然翻過臉來，露出兩排牙齒，要咬人似地罵道：

「儂捶儘捶，要捶死我嗎？」

有些時候，阿三疲倦了，仰身躺在地板上息息，若給李興和大老板他們看

見，便會將他一足踢起來的，說這樣仰睡，活像死屍，是不吉利的。至於偶然把雙手交放在背後，也是要給他們打罵的，因為背着手，像赴殺場，又是不祥的了。

阿三每次挨打之後，幾乎都要向着阿牛做出乞憐的眼光，有時甚至流着眼淚這樣地哀求：

「老大哥。求你替我說說好話呀，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呵。」

阿牛高興的時候，便笑嘻嘻地諷刺道：

「嚇，你怎麼不使用你那兩個拳頭呢！沒有麼？難道沒有嗎？」

不高興的時候，就這樣冷冷地回答：

「你真是不中用的傢伙，這點子打，算什麼多呢！」

阿三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地難過起來，往往因為怕人打罵，便事特別留意，竟弄得一舉一動都非常拘束，非常笨拙，以致常常做錯事情。有一天，大老板輸了

錢，氣沖沖走了回來，叫人替他倒一杯水。阿三爲了買好，照例趕快去盡義務。不料走得過急，一足碰翻了痰盂，立刻，痰液和鼻涕漫了一地都是，臭氣馬上升騰起來。大老板親自打他幾板之後，還是怒氣不息。當阿三端着凳子吃晚飯時，大老板便喝住道：

「放着，等一下！」

等大家吃完了，才準他再端起來，但須坐在馬桶旁邊吃，而馬桶呢，却是揭開蓋子的，意思是要他吸着臭味，嘔吐起來。阿三一望見馬桶裏面浮着許多黃黑的糞條，心臟便禁不住要翻了，自然是一點兒也吃不下，但大老板却強迫他吞嚥，他哪敢違背呢？只得含着淚勉強吃了。這樣的處罰，繼續了三天。在最末的那一天，剛吃完早飯時，號子的門忽然開了，看守站在門口喊道：

「梁阿三接見！」

大老板向阿三威嚇幾句，說是倘若把裏面的消息，走漏結外來的人，就馬上

要他的命的，並叫李興和阿牛尾隨了去，嚴厲地監督着。

接見室是用一層木壁隔開了的，相會的人只能從一張蒙着鐵絲網的小窗上，看見彼此的嘴臉吧了。阿三和他的妻，就這樣會晤着的，兩人你望我，我望你，一時說不話來，四隻眼睛裏都充滿了淚。等一會兒，女人才發出顫抖聲音問：

「爸爸，你——你——在裏面好嗎？」

阿三這一下子才想把幾個月來蘊藏着的悲哀，對着自家的親人，一股腦兒訴出。但剛要開口，就被躲在兩旁的李興和阿牛用拳頭在腰上抵了一下，便不敢說了出來。只有化爲哭聲，送出了口，但又馬上用力咽住了，因爲兩邊腰上的拳頭，抵得更見緊緊的。

「爸爸，你，你，你，怎麼樣了！」

女人急得幾乎要哭起來，伸手亂抓着头髮，

「說哪，說哪，爸爸，有人欺負你，我去替你喊冤哪！」

「我——」

和着哭聲，從喉管裏爆發出來，阿三就想不顧一切了，但看見李興和阿牛已經作勢要捏斷他的頸項似的，便馬上改口說：

「我——我好好的！」

女人稍稍安心了，以為丈夫只是見了親人難過的原故。這時才從懷裏摸出一張手巾包着的東西來，舉到下巴尖上說：

「爸爸，錢拿來了，只有三十元哩！」

「呀，哪裏弄來的哪！」

阿三不是驚喜，却是難過起來，像是感着凶兆似的，因為他覺得窮苦的家，一下就有這麼多錢那一定是含有另外的災難的。

女人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允了一聲「借來的」，就趕緊低下頭去，避開丈夫疑慮的眼光，隨即抱了一個九歲的孩子起來，滿是瘡疤的臉，就現在鐵網外面，勉

強做着笑容教孩子道：

「阿狗呀，喊聲爸爸！」

孩子惶恐地應和了一句。女人又抱起另一個四歲的女孩，照樣地教着先前的話。爸爸看了孩子之後，對着女人的臉望了一會，才突然顫着聲音問：

「二娃子呢？」

女人就一下子慌張着，同時眼裏冒出淚來趕快低下頭去，吃吃地答道：

「他，他，他，病了！」

「你騙我，好忍心的東西呀！」

阿三立刻揚起拳頭，大聲地罵着。

女人驀地緊靠着木壁，傷心地抽噎起來，手巾裏的銀元，嘩啦一聲就吊了一地。

歐 洲 的 風

遠處沒人烟的原野，先前還對着落山的斜陽，閃發着銀白的江線，現已逐漸消失在莽蒼蒼的暮靄裏了。

怖人的夜影，也從近處黑鬱的深谷，含烟的林莽，悄悄地鑽了出來，正向山間的過客，——另一世界的侵入者，——做着包圍的陣勢。

羣馬雜沓的蹄聲，響在迂曲難行的山路上，慢慢兒更比白天沉重起來了。在馬頭項下叮吟的銅鈴，也清清楚楚地傳播到遠處。

路邊蒼黑的枝上，偶有歸巢的野鳥，一陣陣地驚飛鵬叫。坡那面就有歸洞的青猴，應着長嘯幾下，聲音尖利而清朗地掠了過來。

默默尾着馬走的羅老么，耐不住夜的冷寂和自己的飢餓，就大聲地抱怨起來

了。

「要走死哩，真要走死哩！……你媽的，你也同我作難起來了。」

接着就把斷了絆結的草鞋，從足上扯脫，忿忿地投下坡去；坡邊的矮樹和草叢，便立刻送上來一串哆哆唼唼的響聲，像一條驚逃的蛇在溜走似的。

「走死還好哩，……看哪，我說在這裏嘛，……咳！」

隔着五匹馬的後面，張老三馬上這麼回應着，揚起激昂而悽愴的聲調，然而，話未說完，就住嘴了，也許這是爲了忌諱的原故吧，因爲留在他嘴裏的還有「怕還要給人殺死咧」跟着他就鞭了兩下馬，那並不要他走快一點，而是藉此發洩發洩自己心中的怨氣。

再隔五匹馬後面的盧狗娃，也像預感着一點兇兆似的，敞開粗大的喉嚨，高聲地咆哮起來。

「現在埋怨鬼哪！……誰叫你們答應的呢？走他媽的什麼洋腳！牛足！」

這話原只想叫剛才說話的人聽見，不料那邊一頓陡險的山岩，竟把那咆哮的聲音全都回響了轉來飄到後面去，使得好些趕馬的人都聽見了，有心裏本在埋怨的，便都立刻罵了出來。

「那是老板哪！……這老鬼，該死的東西！」

往天到這時候，他們早已找着了林中的空地，拴好了馬，卸下了貨，圍着煮飯的火堆，在涼爽的夜氣中舒適地吃着晚飯，或是披着棕毛紮成的蓑衣，倒在帶露的草上，啣着旱烟管，閒望遠峯徐徐吐出的月亮了。現在是，身子又倦，肚子又餓，還要不息地走，拖着腿子走呀。

老板呢，整天騎在馬上，和洋官洋兵，一道兒慢慢地走在馬駝子的後面。不時還從鞍上取出麵包和乾牛肉，往貪饞的嘴裏送。自然，到這入夜時分，他是不會感到疲倦和饑餓的。但他的心裏却並不怎樣安靜，仍是充滿着焦躁和着急。因為他時時刻刻都在望念着馬，生怕在這麼黑這麼晚的時候，會有一匹踏虛了足，

跌到峽裏去的，這不但要出脫好幾十元，還要賠洋官丟失了的貨物。而且這一帶山上有野人兵出沒的謠言，從昨天起就很可能地飛傳起來了。……但一想到洋官肯出那麼大的駝價，發財，也就在這麼一次時，便又只好硬着頭皮去碰運氣了。他一面翹起手指，插進氈帽下面的髮裏搔了一會，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道：

「咳，不會，那不會，……祖先牌子該供得高吧？……」

隨即帶着不安和煩惱的聲音，吩咐最後趕馬的一個夥計，叫他把話依次傳到前面去。

「留意呀！吳老七，告訴他們，……狗噪的東西，你沒聽見嗎？……向前招呼一聲，說哪一個把馬跌下去，我要對不起他的。……叫他們好好留意呀！這一回，可不是停工，扣工錢了得事，我要……」

到底要怎樣呢，連他自己也還沒有決定，所以說了半句就只好截住了。

話傳了開去，怨言立即在走着的馬隊中沸騰起來，前面的馬夫們，甚至大聲

咒罵了。

「打他這狗東西！真是逼人的命哪。」

「死就大家死咧，……把他這狗噪的抓下馬來呀！」

「哪一個還怕他麼？」

這些長年趕馬的漢子，已給兇野的山，兇野的林子，養成粗蠻的人了。雨中趕路，野裏過夜，全不看成一回不得的事。豺狼的嗥叫，虎豹的怒吼，都已聽慣了。現在，要把老板痛打一頓，正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而且敢於做到的。但因有武裝的洋兵尾在後面，總是不好動手；雖然洋兵並不多，然而有槍有子彈，究竟不大好惹的。於是，大家只得挨餓着，憤怒着，埋怨着，趕着馬駝子不息地向前走，走，在這夜色昏濛的山中，在這崎嶇無路的坡上……

星光很大很亮地閃在頭上了。

四圍的羣峯，都已收拾起藍色的姿影，溶入夜霧裏面，靜悄悄地打着盹了。

「鳴——喔——。」

在遠處的坡那一面，這樣呼嘯的聲音，突然蕩漾在夜的山中，嘹亮地送了過來。跟着就起了一陣喊叫，一直流到馬隊的尾後。

這是表示不能前進的信號，龍老板一聽見就懂得了。便馬上發命令道：

「那末，等到月亮出來再走！」

勒着坐下的馬，趕到掛着馬燈的洋官那裏，顫着聲音氣促地報告。

「大人，天——太黑了，找不着路，誰也不能够——」

洋官勒着馬，沒有說話，只把手電筒按亮，直向龍老板的身上，臉上，探照着。龍老板爲驟然一亮的電光一觸，驚得睜不開眼睛，話也說不出了，但一個矮小的華緬土生，却早已明白了，用不着再聽下去，就把大意繙譯給洋官。洋官驀地咆哮起來。把手中的馬鞭子朝空中揮了幾下，坐下的馬驚得躡起前足，掛在腰邊的馬燈就閃出一道很長的白光，直向路邊的林莽岩石很迅速地一劃，使得那些

悄悄躲着的野豬，發出一陣粗豪的鼻音，紛紛地四竄開去。

華緬土生把洋官的命令用着漢人話繙譯出來。

「不能停！一分鐘也不能停！」

全隊的人馬中只有洋官一個人知道，而事實上也只有他一個人才可以知道，前面遠征隊的成功和失敗，以及喬治軍官和一隊印度兵的生命都寄託在他這隊駝馬的背上。倘若停久了，前面的人就會因此全然失敗，或竟至整個覆滅，也料不定。

等到龍老板開始苦苦哀求的時候，洋官已經氣得跳下馬來，一手握着電筒，照着龍老板的臉，一手握着手槍，抵住龍老板的胸膛，咕嚕着發出這樣嚴厲的命令：人不走打人，馬不走打馬；死了的推下崖去，遲延一刻兒也不准許。隨即又摸出一大捲紙票來，塞在龍老板的下巴尖上。

龍老板接了錢後，心裏高興了，但嘴上還是帶着埋怨的聲音，向吳老七叫

道：

「傳到前面去！傳到前面去！……叫他們趕快走！……唉唉，洋人家的飯真不好吃呵。」

「走呀……走呀……走呀……」

這樣呼嘯的聲音，一直波傳前去，直傳到坡那面的山峽中。

但是前面的馬隊並沒有怎樣的動靜，只有怒叫和咒罵，來作後面催促聲的回答，後面被逼着前進的馬匹擁擠在又黑又窄的山路上，弄得互相踢了起來，人也在混亂地叫罵。

龍老板躁得發極，氣虎虎地喊道：

「不要命的就停下不走！」

同時將馬肚子一夾。絡頭一帶。跑到洋官面前小聲地說了幾句。

於是，全隊的人立刻聽見一排爆炸似的槍聲，非常可怖的響在夜的山中。樹

間的野鳥，馬上發出怪聲叫了起來。遠處的野獸也送來惶恐的嗥叫。

被槍聲鞭打了的馬隊，開始在漆黑的崖邊活動起來。「人不走打人，馬不走打馬」的命令，就製成了悲苦的夜的進行。同時咒罵和忿怒的目標也立即轉變了方向：由龍老板的身上移到放槍威嚇的洋官洋兵那面去了。

「入他洋鬼子的祖宗八代！……」

「兒子孫子，就背了時，也不要再走他媽的什麼洋腳了！」

前面的馬夫們一面恨恨地鞭着馬，一面切齒地大聲罵着。走在後面的有所顧忌，只好咕噥着低聲咒罵洋鬼子。

洋官和洋兵因為聽不懂（事實上也聽不見）中國話，便滿意而微笑地在嘴角上吊起了烟斗，同時心裏更加築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念頭：對待中國人只有銀元和槍砲，說好話是絕對不行的。

夜，是熱帶十月的夜，涼涼的，沒有風，草上林間，都綴着露水。人的頭

髮，人的衣袖，和馬的鬃毛。都漸漸潤溼起來。

先前這些山中，以及更遠處的荒原，是被五月以來的瘴烟和霪雨整天整夜封鎖着的。現在到了十月。才能在晴光朗日中挺出霉爛的肚子，散開腐爛的頭髮，呼吸一口新鮮的大氣。

然而這些時候，印度洋邊的白人遠征隊，就同好天氣一塊兒走來，原始人的山中，都吹遍了歐洲近代的風了：坡上的小徑，路旁的草叢，處處留下皮鞋的印痕，香烟的殘屑，和啤酒瓶的帽子；同時，土著的野人房屋也漸添上了槍彈擊穿的小洞，刀耕火種的旱穀崗上，也留下馬蹄殘踏的遺痕。

這些地方，是緬甸的呢？中國的呢？連地圖上也沒有指明，只有馬馬虎虎畫上的一些虛線吧了。自然囉，在中國人這邊，是會走進圖書館，翻開陳舊的古書，一口咬定地說道：

「看哪，證據具在，這是從古以來就是我們中國的。」

然而，歐洲人那面聽了這類的話，就要哼了一聲鼻子，挺起了肚子，大踏步走去佔領着，先前書上說的所有權，那裏還作的什麼數！不過就事實看，佔領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雖然土人儘管沒有新式的武器。但首先得深入這些原始的山林，蠻人的樂土，就使自誇有着輪船火車的歐洲人，也覺一時毫無辦法，終於還得求助於中國人駝貨的馬隊。這在中國人方面，就造成了一個新鮮的名詞——走洋脚。

這一夜，這麼黑這麼晚，還在繞着山坡而走的馬隊，便正是一隊走洋脚的。馬夫們咒罵地走着，挺在道旁的石塊，橫在前路的樹枝，一經他們碰着，就都成了他們發氣的對象。至於馬匹呢，稍微走慢了一點，或是偶爾伸着飢餓的嘴嚼一下路邊的野草，便會重重地挨着好幾下鞭子；若在平時，這種鞭子是不會挨到的，不過呼喝幾聲也就完了。被打了的馬，痛得朝前衝了幾步，勢必又要碰着前面的馬匹，引起突然的驚駭和騷動。這麼一來。馬隊的行進更比白天來得慌亂

了，同時坡上偶有野象或野牛之羣。突爲馬隊的燈光駭着了，便會像一股風暴似地，荷荷地掃上嶺頭，或是刮進峽中去，這也要把馬匹弄得特別張惶起來。

「嗚喔……嗚喔……」

「嗚喔……嗚喔……」

「嗚喔……嗚喔……」

馬隊前頭突然起着緊急的呼嘯，接着中段也同樣地叫了起來，及至傳到後面，就已經是很宏大的聲音了，而且雜然地響着，滿山滿谷都起着回響。

龍老板登時慌張起來，緊緊地拉着韉繩，大聲喊道：

「什麼事？什麼事？」

其實他早已懂得了，那麼緊急的信號，難道還沒有事嗎？所以，他接着就氣急敗壞地罵起來。

「那一定是張老八邀的馬，我曉得，我曉得，這個燒蛇吃的傢伙！……老早

就該給他滾蛋了。……」

馬鞭子呼呼地打着空氣，好像就在鞭着張老八本人一樣。罵的話，只有馬隊後面的人聽得着。倘在往天，這是會傳達開去的，但現在誰的心都爲前面突起的事件抓去了，沒人管牠。大家都這樣地追問着：

「哪個的馬？哪個的馬？」

馬隊的行進已經停止了，坡那面的人聲，却還在喧鬧着。後面焦急的人們，張大着兩眼，但只能看見好些股馬燈的光芒，在遠處的崖邊，林裏，坡上搖曳着，飄忽着，時而隱沒，時而顯現。那光景倒像是在說明馬隊的無恙，然而人的影，馬的影，却是一片模糊，望不清楚。再望去便是黑沉沉聳豎的山峯，和兩峯之間飾着星點的天幕。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被龍老板在後面大罵着的張老八，他是趕着馬，走在馬隊的中段的，當「嗚喔」的呼嘯剛起來時，他正好轉過一個坡頭，看見朵朵

馬燈流走着的前面山邊，一圈亮光和一塊黑影，直朝崖下掉去，跟着就不見了，同時馬上，起着緊急的吶喊。

張老八嚇得只會打抖。神經錯亂地叫着：

「我的天呀！」

最後，老板也知道了，跌下谷去的不僅有馬，還有人，而那人又並非懶來燒蛇吃的，自己額上也就滲出毛毛汗來，只得連忙去向洋官哀訴。

洋官起初也着了驚，及等問明了馬的號數，查過了懷裏的小冊子之後，這才向着圍在他前後的人，像在對自己說着寬慰的話：

“Never mind! Never mind!……”

但老板却還糾纏不清地苦苦哀求，囉囉嗦嗦地儘說着：

「……要值九十多元哩（其實他很明白，只六十元買成的）那匹黑的，……多走得好呀，爬山上嶺，都是四平四穩，……唉唉，哪裏去再買這樣好的馬呢？」

……倒楣，倒楣，九十多元呵，一下子就出脫了！……」

作繙譯的華緬土生，知道他是要求賠點損失的意思，但不等他牢刀完，就將戴在頭上的白色船形硬殼帽往腦後一撇，氣憤憤地代洋官說道：

「損失，大家都損失了，兩下不說吧，你要——，那洋官也要，你還賠得起麼？你曉得那一駝貨是甚麼！甚麼？……」

龍老板歷來就覺得這位繙譯比洋官還要厲害，一路上恨得牙癢癢的，總沒有方法對付他，現在要趁這個機會出出氣，就劈頭反問道：

「你沒聽見嗎？還跌得有人哩！要曉得那是一條命，並不是稻草紮成的哪！……人命關天，我同你打官司去！你不要那麼狠！」

「關我屁事！你簡直發昏了，是我請你駝的麼？」

繙譯倒笑了起來。龍老板也覺得他的氣話太過火了，但看透了繙譯是個欺軟怕硬的傢伙，就仍然用重話不客氣地回敬他：

「不關你的事！那你是乾淨？朋友，說話放軟和點！」

繙譯紅漲着臉，剛要回答，恰好有十多個馬夫提着馬燈走來了，鬧鬧嚷嚷地。見了老板和洋官，就爭着說出他們的意見；有的拍着穿有麂皮背心的胸口，聲言情願挨槍也不再走了；有的將裹在頭上的藍布帕子拉下來，說再要他們走路就用這個把他們先勒死吧。最後才由年紀大一點的劉三哥擠開鬧嚷着的人們出頭說道：

「鬧個什麼？……現在要趕快想法子哪，……龍老板，你和洋官說說，林福生掉下去了，怎樣辦？……我們得趕快派人尋條小路，下坡看看。那邊崖坎太陡了哪，我趕了十多年的馬，也沒遇見過，真是太陡了，太險了，只有先前的黃牛坡才……」

陳老九他把話說到岔路上去了，就急忙截住他道：

「是的，是的，那不要說了。我們就去找小路吧。……不，不，不，不只要爬得

下去的地方，就下去好了，……」

隨即朝過臉去，向其他還在叫喊的人，罵道：

「先救起人再說，鬧什麼呢？……自然不會再走了，難道他們洋人，就沒有心肝的……走，走，走，一路找去！」

大家都一下子聽話了，另外在馬隊裏面站着的人，也接着喊道：

「管他媽的，放下駝子，放下駝子，老子們的肚皮，早就要餓壞了。」

「息夜！息夜！」

好多人附和地吼着，並且馬上就把話朝前傳達過去。挨近全是難走的山路，一邊聳立着陡險的崖頭，一邊凹陷着極深的峽谷，稍微平坦的空地，也簡直找不出來。這本是不宜於息夜的，但累乏了的馬夫們，又因生氣了的原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通把駝在馬背上的貨卸了下來，放在路邊上，一面就在崖下生起煮飯的野火了。

洋官也覺得不能再逼他們走了，便答應休息一點鐘，命令快快吃了飯，仍要趕路。但馬夫們誰也不管這種命令了，聲言不到天亮決不動身。大家一面在馬脚旁邊煮飯，一面哼着一些平常愛唱的歌曲。

我尋林福生的人由劉三哥分派，共分三股，都繞到比較平坦的地方，去覓下谷的去路。每股帶頭的是一盞發白光的馬燈，後面尾着三四點旱烟管頭的紅火，向烏黑的斜坡探索而下。但除了深不可測的險坡，到處都長着茂密的矮叢和荊棘，並且糾纏着許多帶刺的藤蘿，不說人不能插足進去，就是獵狗怕也不容易鑽入。

夜是清新的，到處都漾着樹葉和野草的氣味。燈光只能照到幾丈遠的地方，此外就是無邊無際的烏黑。四週有野鳥發着怪聲，碰動樹枝一驚飛起來。又有野豬，衝着叢莽的驟響，馳到山溝裏去。大家的心都一陣陣地震顫起來，時時向四圍的黑暗驚慌地探索，生怕有吃人的怪物張着血盆似的嘴巴一下子跳了出來。

然而，一想起受難者平日老實的容顏，連半截香烟也要分給同伴的那樣好心眼，大家又都鼓起了勇氣，前去尋找可以走下山谷的路徑，什麼危險和恐怖都忘記了。

起初這一股人同那一股人還遠遠打着呼應，一會兒就彼此聽不見了，彷彿喊出的聲音馬上就會給海洋似的黑暗吞蝕了去。起初回過頭來，還可以看見坡邊稀疏綴着是馬燈和燃得紅紅的篝火，現在已完全看不見了。也許是給山坡遮掩了吧，也許是隊伍動身走了吧，那是費人猜疑的。大家的心就都不知所以然地更覺慌張，更覺驚悸起來。何況繞了這麼大的灣子，下谷的路還是找不出一點兒端緒呢？同時不遠的山後又起着猛烈的吼叫聲，不知是老虎的，還是豹子的，總之，令人聽着就會背皮打起慄來。如果是在隊中，倒不見得會叫人這樣害怕，但在這裏，他們是愈走愈覺孤獨了。

有的人竟至抱怨起林福生來，像羅老么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一面從他那隻脫

了草鞋的光足上拔出一根刺，一面皺着額頭皮不愉快地說道：

「同笨人一塊兒走路，總是要吃虧的！……人家都沒有踏虛足，偏偏他來就滾下去了，弄得人深更半夜的……」

「你不高興一塊去找，就請滾回去吧！只有你是伶俐的！人家都沒有踏着刺，偏偏你會踏着。」

盧狗娃掉過頭用這樣的話譏諷他，一面將旱烟管裏的餘燼，在旁邊的樹上波波地叩落。

「他媽的，老子把草鞋給你脫了！看你還踏不上刺麼？」

羅老么跳過去，朝他穿着麂皮背心的背上，伸手就是一拳。

盧狗娃躲開了，很伶俐地跳在一邊，一面嘴裏喊道：

「怎不用你的蹄子踢哪？這樣丟你騾子爸爸的醜了！」

羅老么不開腔，只把兩個拳頭一捏，氣沖沖地趕上去。旁邊的陳老九，忙把

馬燈遞給另一人，就一把將羅老么抓着，劈面喝道：

「小夥子，肚子裝飽了再打吧！」

「你管不着，滾開！」

羅老么用力掙扎着，陳老九却下死勁地抓着他道：

「勁漲大，你打洋鬼子嘛！怎麼洋鬼子一放屁，你就嚇跑了。」

同時又朝過險去，帶着責備的語氣向正在笑嘻嘻的嘯狗娃說道：

「狗娃，你媽的，人家正在崖底下喊救命，你老却在開玩笑，好人！林大媽怎樣招呼我們的，你就這樣對待人家的獨兒子。」

隨即掉過頭去，使勁地搖着羅老么的兩肩。

「我看你也忘記了，回去怎樣交代林大媽？……」

陳老九忽然不做聲了，將頭一偏，搖着手說道：

「不要鬧，不要鬧，聽，聽，……那邊下面像有人在哭哩！」

子。

大家都靜靜地側着頭聽，但沒有聽出什麼來，只有鳥在遠處的樹枝上拍翅。

盧狗娃就尖起嘴，噓了一聲道：

「他聽見鬼了，那邊落下的人會爬到這底下來麼？」

陳老九不理他，竟自大聲叫喊起來：

「林福生——林福生——。」

沒有回答。一切都是靜悄悄的。

原始的山已把人吞食了。

尋找的人終於失望地轉了回來，帶着寒冷和嘆息。劉三哥不要吃飯，坐在火堆旁邊拱手，連連地對着詢問的人搖頭。

「料不到這個老好人就這樣了！」

陳老九一面吃着飯，一面想像着跌斷了腿子的林福生，正血淋淋地在谷裏爬

着喊媽，喊夥計們的名字，心裏就一陣陣地難過起來，把筷子朝碗邊一攔。

「這怎麼吃得下呵，這怎麼吃得下呵！」

旁邊站着的吳老七，把旱烟管從嘴角上取下，蹲了下去，拍着陳老九的肩膀。

「不要難過！不要難過！天亮就包你找着。」

「咳，做夢呵！人家就要你開走，還等你天亮……」

陰沉沉的張老三將手朝膝頭一拍，憤慨地站了起來，離開火堆，朝黑暗中走去。

「誰叫我們開走，我們就同誰拼命，看他有幾條命不成！」

羅老么把吃完了飯的碗筷向地上一丟，砰的一聲便碰掉了一隻缺。

「對，對，對，羅老么，我們擁你做總司令。」

另外好些人都這樣叫了起來，雖然一半含有開玩笑的意味，但衆人想鬧鬧事

的心情，却是完全表露出了。

盧狗娃吃完了飯，在馬鞍上偷尋別人的葉子烟，看見馬足邊裹着棕毛蓑衣睡得呼呼直響的張老八，便大聲地嚇他道：

「打來了！還在睡呀！你這死人！」

張老八被他警醒，但只咕嚕着翻了個身，就又睡回去。

陳老九望着手上的飯碗，出了一會神，忽然將碗一翻，飯粒潑了一地。

「吃他媽的！」

「哼！」

衆人對他都不像對羅老么那樣，大家都吃驚地望着他，因為他一向是不同人開玩笑的。

「兄弟，不是說說就算的，我們得預備幾根棍子！」

劉三哥聽見陳老九這樣說，才把疲倦了的腰幹伸了一伸，站起來搖着手道：

「等一等，等一等，我去看看，……他們不會叫我們開走的。」

劉三哥拐着一隻走痛了的足，越過幾匹馬的屁股，向洋官和龍老板他們的火堆走去。張老三便陰陽地隨在後面，同劉三哥保持着不遠不近的距離。

「來來來，劉三哥，喝一杯洋酒！」

龍老板知道劉三哥是馬夫們的頭子，就這樣地歡迎他，接着又說：

「等一會，你叫他們去上好駝子，今晚辛苦你老人家！」

劉三哥曉得開走是真的了，心裏很是氣忿，並不接受龍老板遞過來的玻璃杯，只把兩臂張開，擺着短鬚髭的下巴。

「你去叫他們嘛。這個燒紅的炭團，我是不能捏的！」

龍老板並沒有生氣，反而高興他這樣的話，立刻望了洋官一下，又望繙譯一下（這是他一路來養成的習慣，同洋官說話，必然要看一看繙譯的臉的）說道：

「大人，你看嘛，我不是說過不能逼他們嗎？」

老板也不希望他的馬匹再走了，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他是同情馬夫們的請求一樣。

洋官和繙譯望了一會，講了一陣洋話，便叫龍老板同他們走去商量，這是不願意使劉三哥聽見的，但躲在黑暗中的張老三却悄悄尾着去，約略聽見了一點。

「不行，不行。」

「小聲點！小聲點！」

繙譯對龍老板下着警告。

「才添五十元麼？」

「小聲點！小聲點！」

隨即聽不見什麼了，只聽見附近的馬，不時噴着鼻子，和沙沙搖着尾巴的聲音。不久，三個人帶着滿足的容顏出現在火光裏面了。龍老板抓着劉三哥的肩膀

興奮地說道：

「劉三哥，大人答應了，……真費我一翻唇舌呵，……去叫他們息夜吧，……把馬好好喂一頓哪！」

洋官雙手插在外套的衣袋裏，靜靜地看着龍老板和劉三哥，嘴角邊上浮出一個略帶惡意的微笑。

「嘎嘎，」劉三哥站了起來，將自己纏在頭上的黑帕子放鬆了，重新又裹好，正預備要走，却給龍老板抓住道：「吩咐他們小心點，晚上怕有野人來搶駝子。聽見打槍也不要驚慌。」

洋官吩咐幾個洋兵，提一盞馬燈向剛才來的路上走去。

於是，一切的騷動都變成安靜了。

但是老愛抱怨的羅老么因為躺在不平的山路上，足底板下刺傷的地方，又在熱辣辣地癢痛，便仍舊喃喃地說着氣話。

「這樣真像挺屍呵！蚊子又這樣多！」

同時他伸出兩手，拍拍地打着圍攻險部的蚊羣。

給他吵醒了的盧狗娃，就從被捲裏鑽出頭來，罵了一聲：

「人不宜好，狗不宜飽。」

又馬上縮了進去。

「你罵哪一個？你罵哪一個？」

沒有回答。

「算了，算了，」陳老九發出不耐煩的鼻音，「一路上就只聽見你怨天怨地！」

「我要問他到底罵哪一個？」

羅老么一面搔癢，一面支起身來，忿忿地追問，好像要借此發洩一肚的冤

氣。

盧狗娃一動不動的躺着，就像睡熟了一般。

劉三哥躺在稍遠的一根樹下咳嗽起來，很吃力地叫道：

「大家安靜一點，安靜一點！真要命呵！」

睡在這邊的張老三還被裝在肚裏的懷疑擾得不能入睡，聽見劉三哥是那麼安心，便翻了個身，咕咕嚕嚕地埋怨道：

「簡直是信進去了，看曠。」

陳老九，伸起足來踢他一下。

「滾開吧，你這陰談鬼！」

這時山那面起着一聲兩聲的槍響，大家就都自然地靜下去了。

龍老板一手提着馬燈，一手湊在嘴上呵氣，在馬和貨和人擠着的路上，巡視

了過來，同時怯生生地喊着熟睡的人。

「喂，起來，起來！聽呀，後面有野人兵呵。……」

醒了的人只抬起頭來，罵他道：

「吵個什麼！」

及聽見說是野人來了，才都翻起身來，氣噓噓地埋怨。

「野人！我有條球給他搶！」

老板是早已習慣了這一類粗魯的話的，便也帶罵似的喊道：

「到不要你的球，是要你的頭咧！起來！起來！」

此刻槍聲加多而且近了，洋兵那邊也在起着騷動，火速開拔的命令便馬上傳在人和貨和馬的行列中。外來的恐怖，使大家一下子團結起來，埋怨這個埋怨那個的忿怒，也就暫時消除了。

大家都默默地整理着東西，上着駝子，只有張老三一個人一面看着他趕的馬，一面彷彿自誇聰明一樣，嗚嗚不休地自言自語。

「有鬼，有鬼！我懂了，我懂了！」

其實，他還是沒有完全懂得，因為他心裏仍然藏着好些疑惑。目前不過有幾分推測，便這麼地叫了出來。但衆人都在忙着，誰也沒有管他的。只有陳老九拉着馬韁從旁走過時，向他罵了一聲：

「又在咕嚕些什麼？」

然而，這全是諷刺的口氣，並沒有向他尋根究底的意思。

馬隊帶着燈光，又在蜿蜒的山路上慢慢地爬行着了。

在林福生和馬跌落下去的崖邊，依着樹枝掛了一盞馬燈。把那危險的地方，完全照亮，意思是免得走過的馬匹再跌落下去。

先前還有人看看綠葉當中那盞光芒慘白的馬燈，看見了燈光下面那個洞黑的峽谷，以及崖邊崩脫了的泥土和壓折了的矮叢，都不免發出幾聲歎息，搖幾下同情的頭。後面的却都匆忙地趕着馬，走過這裏，只不過互相警告一聲「小心點，小心點！」別的都來不及管了，彷彿林福生不會從這裏跌落過似的。人到自

已危急的時候，是不能顧別人的。

天亮時，清新的晨風拂去了繞在林梢和峯尖的白霧。四圍黛色的山層，像浴過似的，在朝日中裸了出來。青猴歡欣的呼嘯聲，洋溢在遠遠近近的山峽裏。

走乏了的山間夜行人，在這麼美好的早上，飽吸了幾口鮮活的大氣，也就逐漸清醒起來，雖然眼睛和臉色都仍帶着彷彿病後的神態。

駝馬也覺得山中的朝氣可愛吧，不時大聲地噴着鼻子，間或聳聳鬃毛，抖抖腰部，像在驅逐夜來襲在身上的疲倦一樣。

原先在朝霧和夜影中遠遠地隱約響着的江聲，現在一轉過坡，就聽見它在歇里孔龍地吼着了。坡下邊寬闊的白色江流，明躍地驟然奔來，閃亮在山間過客的眼前。跟着就撲來很大的爽人的風，路邊的草和樹葉，一下子都搖曳生姿起來。

路漸漸彎上坡頭，江聲就慢慢兒小了。及走到該息腳煮早飯的時候，四週黛綠的山層，又回復了太古一般的靜寂。卸下了貨物的馬，無人管束地散在坡頭，

一面自在地搖着尾巴，一面貪饞地喫着青草。人就躺在貨物的側邊，靜靜地吸着旱烟。熱帶十月的陽光，伸出溫暖的手，輕輕地拭去了人們夜來的辛苦和勞倦。

不見人跡的山巖，繚繞起縷縷的炊烟。閃藍靜穆的空中，飛起了兩三隻山鷹，盤旋着，久久不去。

羅老么靠着馬鞍子坐着，撫摸一隻跌傷了指頭凝結着黑血的足板，愁眉蹙額地獨自喧鬧。

「人家碰着一個鬼，我們就一串串，他媽的，洋人，野人……」

陳老九正將一匹病倒的馬，撓開嘴巴檢查着舌頭，就接嘴道：

「你又來了！……趕馬人連這一點苦也不能吃，還做什麼趕馬人？」

「苦是要吃的，可是要吃得有道理！」張老三用手抱着兩個膝頭坐在側邊，一面搖動着身子道。「像昨天晚上，那就死不甘心。說是野人趕來了，誰看見半

個野人？你們聽見野人放的土槍沒有？你們聽見野人的叫喊沒有？真是哄鬼！」

陳老九起初還在心裏非難着，很想說：「你又來了！閉着你的嘴吧。」但一看見他越說越氣憤，不像往日陰沈着臉開着玩笑的那般神情，這才放開了馬嘴巴，將粘着唾液的手，朝馬背上揩着，心裏暗自忖道：

「是的呀，這裏面有講究！槍子聲音全是洋槍的——劈——劈。」

這時龍老板正走過來查看睡倒的病馬，陳老九就對他說道：

「我剛才看過了，沒有病，睡個天把便會好的！」

龍老板沒有答話，立即用足踢踢馬的背，意思是要使牠站立起來，看看能不能够再走。但那馬只聳背皮子，一動也不動。老板便臉上現出爲難的樣子，搔着頭皮自言自語道：

「這回可真是捏了紅炭團了！」

「那有什麼要緊？叫洋鬼子多添這麼五十元不就得了麼？」

張老三，悶着一肚皮氣，聽見老板在嘆氣的時候，就低聲地這麼接了一句過去。

老板馬上漲紅着臉，好像自己的什麼秘密，一下子被人揭穿了一樣，同時四面轉着頭，特別生氣地問：

「哪一個說的？……哪一個？」

沒有人回答。張老三從懷裏摸出烟盒子來，不動聲色地慢慢裹着葉烟。

龍老板摸摸自己的臉，知道在發熱了，就不願再追問下去，只向陳老九說一聲，「把牠駝的貨分給別匹馬吧，趕快一點，」便走了。

「難道今天還要走嗎？」

陳老九趕着這樣問，帶着忿怒的口氣。

「沒有一定！……走不走那要看洋官了！」

龍老板頭也不回地這樣答着。

「簡直是飯桶，當你媽的什麼老板！」

盧狗娃看老板走開了，才罵了起來。

「蚊子吃菩薩，老哥，你認錯人了！」張老三仍舊回復了他那諷刺的神氣，吸了一口烟，又取下旱烟管來說。「你以為他是飯桶嗎？他才暗裏拿錢哩！……咳，老滑頭！……」

跟着就把他昨夜聽見的話和洋官他們的樣兒，全講了出來。陳老九便怪他道：

「你媽的，昨晚怎麼不說呢？我們不是打算同他幹一下嗎？」

「昨晚我還不敢斷定哪，到後來一路上都只聽見洋槍，我才明白有講究了！」

「是的，是的，野人怎麼不放土槍呢？」

「他媽的，是在騙人呵！」

「我們受了騙了！我們受了騙了！」

.....

大家一下子都喧嘩起來。同時，又想着洋官和老板他們竟把林福生那樣丟了，人命簡直不當成一回事，就越發生氣起來。

空中盤旋着的山鷹，大約是飢餓極了，正在渴望人類和馬匹的屍骸吧，不時發生銳利的呼聲。

「林福生是不能白丟的！」

陳老九像在獨白又像在對衆人講的一般，大聲叫了起來，嘴角噴着白色的唾沫。

「我們要找老板算賬，我們要找老板算賬！」

說着就向老板那邊走去。

「捶他一頓！捶他一頓！」

羅老么接着叫了起來，揮着拳頭，足一拐一拐地跑着。盧狗娃也高興的喊了
起來：

「打呀，打呀，依爛爲爛，顛着鐺鐺碰鐺鐺！」

衆人氣洶洶地尾着，手裏都抓着石塊和樹枝。

「這樣鬧不得呀！鬧不得呀！有話慢慢說。」

劉三哥急得連忙去阻止，一面拉脫挽在腦袋上的帕子，氣呼呼地叫。但還沒
有跑兩三步，就給張老三拉住了，白着眼請勸他道：

「不要再當傻瓜了！……你！」

這時老板同好些提槍的洋兵走來了。

洋兵一面把槍上着刺刀，一面又克利卡拉地灌進子彈，彷彿立刻就要開槍似
的。

衆人一齊怔住了，收住了足步。喊着的也都閉了嘴巴。

龍老板便作威作福地罵了起來：

「你們想做啥？你們想做啥……噪你個舅子！」

大家一時都沒有開腔。老板以為鎮服住了，便命令道：

「今天還要趕路。你們快去吃飯……這樣想吃黑大棗嗎？」

隨即車轉身去，打算走開。

「他媽的，你還要叫我們走麼？……老子同你拼命！吃黑大棗就吃黑大棗！」

羅老么氣得要哭似地叫了起來。陳老九也馬上喊道：

「你是叫我們趕馬，不是叫我們趕死的哪！」

「打他狗入的！打他狗入的！」

許多聲音都一齊叫了起來，同時不知誰飛來了一塊石頭，正中在老板的背

上，將他打倒在地上。

「打呀！打呀！打呀！」

喧噪着高興和忿怒的聲音。

老板一面爬起來奔逃，一面瘋狂地嘶喊着：

「造反了！造反了！」

洋兵就劈里白拉地平放了一排槍。

於是吃着青草的羣馬，立刻驚得亂蹶起來。

盤旋在空中的山鷹，也馬上拍着翅膀，發着恐怖的叫聲，四散飛去。



Handwritten marks, possibly initials or a signature, located to the right of the circular logo.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三五 一 十五付排
一九三五 三 一 初版
一 三〇〇〇

No. 335

號〇三一—字審證查書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圖查黨央中

角五價實冊每

71182
94110411
(9)

